

列傳

南史
卷八十七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73
16



文庫11
D 273
16

南史卷七十七

列傳第六十七

恩倖

戴法興

戴明寶

徐爰

阮佃夫

紀僧真

劉係宗

茹法亮

呂文顯

茹法真

梅虫兒

周石珍



48-11055

西川
氏
氏
氏

010190559489

陸驗

徐驥

司馬申

施文慶

沈客卿

孔範

夫鮑魚芳蘭在於所習。中人之性可以上下。然則謀於管仲齊桓。有召陵之師。邇於易牙。小白掩陽門之扇。夫以霸者一身。且有滄隆之別。況下於此。胡可勝言者乎。故古之哲王。莫不斯慎。自漢氏以來。年且千祀。而近習用事。無乏於時。莫不官由近親。情因狎重。至如中書所司。掌在機務。漢元以令僕用事。魏明以監令專權。在晉中朝。常為重寄。故公曾之歎。恨於失職。於時舍人之任。位居九品。江左置通事郎。管司詔誥。其後郎還為侍郎。而舍人亦稱通事。

元帝用琅邪劉超。以謹慎居職。宋文世秋。當周赧。竝出寒門。季武以來。士庶雜選。如東海鮑照。以才學知名。又用魯郡巢尚之。江夏王義恭。以為非選。帝遣尚之。送尚書四十餘牒。宣敕論辯。義恭乃歎曰。人主誠知人。及明帝世。胡毋顥阮佃夫之徒。專為佞倖矣。齊初。亦用久勞。及以親信。關讞表啓。發署詔敕。頗涉辭翰者。亦為詔文侍郎之局。復見侵矣。建武世。詔命始不關中書。專出舍人省內。舍人四人。所直四省。其下有主書令史。舊用武官。宋改文吏。人數無員。莫非左右要密。天下文簿版籍。入副其省。萬機嚴祕。有如尚書外司。領武官。有制局監外監。領器仗兵役。亦用寒人。爰及梁陳。斯風未改。其四代之被恩倖者。今立以為篇。以繼前史之作云爾。

戴法興。會稽山陰人也。家貧。父碩子。以販紵為業。法興二兄。延壽。延興。竝修立。延壽善書法。興好學。山陰有陳戴者。家富有錢三千。

萬鄉人或云戴碩子三兒敵陳戴三千萬錢法興少賣葛山陰市後爲尚書倉部令史大將軍彭城王義康於尚書中覓了了令史得法興等五人以法興爲記室令史義康敗仍爲孝武征虜撫軍記室掾及徙江州仍補南中郎典籤帝於巴口建義法興與典籤戴明寶蔡閑俱轉參軍督護上卽位竝爲南臺侍御史同兼中書通事舍人法興等專管內務權重當時孝建元年爲南魯郡太守解舍人侍太子於東宮大明二年以南下預密謀封法興吳昌縣男明寶湘鄉縣男閑時已卒追加爵封法興轉太子旅賁中郎將孝武親覽朝政不任大臣而腹心耳目不得無所委寄法興頗知古今素見親待雖出侍東宮而意任隆密魯郡巢尚之人士之末元嘉中侍始興王濬讀書亦涉獵文史爲上所知孝建初補東海國侍郎仍兼中書通事舍人凡選授遷轉誅賞大處分上皆與法興尚之參懷內外諸雜事多委明寶上性嚴暴睚眦之間動至罪戮尚之每臨事解釋多得全免殿省甚賴之而法興明寶大通人事多納貨賄凡所薦達言無不行天下輻湊門外成市家產竝累千金明寶驕縱尤甚長子敬爲揚州從事與上爭買御物六宮嘗出敬盛服騎馬於車左右馳驟去來上大怒賜敬死繫明寶尚方尋被原釋委任如初孝武崩前廢帝卽位法興遷越騎校尉時太宰江夏王義恭錄尚書事任同總已而法興尚之執權日久威行內外義恭積相畏服至是懾憚尤甚廢帝未親萬機凡詔敕施爲悉決法興之手尚書中事無大小專斷之顏師伯義恭守空名而已尚之甚聰敏時百姓欲爲孝武立寺疑其名尚之應聲曰宜名天保詩云天保下報上也時服其機速廢帝年已漸長凶志轉成欲有所爲法興每相禁制謂帝曰官所爲如此欲作營陽邪帝意

備明本
備壯也

稍不能平。所愛幸闈人華願兒。有盛寵。賜與金帛。無算法興常加
裁減。願兒甚恨之。帝嘗使願兒出入市里。察聽風謠。而道路之言
謂法興為真天子。帝為廢天子。願兒因此告帝曰。外間云宮中有
兩天子。官是一人。戴法興是一人。官在深宮中。人物不相接。法興
與太宰顏柳一體往來。門客恒有數百。內外士庶無不畏服之法
興是季武左右。復久在宮闈。今將他人作一家。深恐此坐席非復
官許。帝遂免法興官。徙付遠郡。尋於家賜死。法興臨死。封閉庫藏。
使家人謹錄鑰。牡死一宿。又殺其二子。截法興棺焚之。籍沒財物。
法興能為文章。頗行於世。死後。帝敕巢尚之曰。不謂法興積釁累
愆。遂至於此。吾今自覽萬機。卿等宜竭誠盡力。尚之時為新安王
子鸞撫軍中兵參軍。淮陵太守。乃解舍人。轉為撫軍諮議參軍。太
守如故。明帝初復以尚之兼中書通事舍人。南清河太守。累遷黃

門侍郎。出為新安太守。病卒。戴明寶。南東海丹徒人。亦歷員外散
騎侍郎。給事中。季武時。帶南清河太守。前廢帝即位。權任悉歸法
興。而明寶輕矣。明帝初。天下反叛。以明寶舊人。屢經戎事。復委任
之。後坐納貨賄。繫尚方。尋被宥。位宣城太守。昇明初。老拜太中大
夫。病卒。武陵國典書令董元嗣。與法興。明寶等。俱為季武南中郎
典籤。元嘉三十年。奉使還都。會元凶弒立。遣元嗣南還。報上。以徐
湛之等反。上時在巴口。元嗣具言弒狀。上遣元嗣下都。奉表於劭。
既而上舉義兵。劭詔責元嗣。元嗣答云。始下。未有反謀。劭不信。備
加考掠。不服。遂死。季武事尅。贈員外散騎侍郎。使文士蘇寶生為
之誄焉。大明中。又有奚顯度者。南東海郟人。官至員外散騎侍郎。
季武嘗使主領人功。而苛虐無道。動加撻撲。暑雨寒雪。不聽暫休。
人不堪命。或自經死。時建康縣考囚。或用方材。壓額及踝脛。人間

謠曰寧得建康壓額不能受奚度拍又相戲曰勿反顧付奚度其
酷暴如此前廢帝嘗戲云顯度刻虐為百姓疾比當除之左右因
唱爾即日宣殺焉時人比之孫皓殺岑昏

徐爰字長玉南琅邪開陽人也本名瑗後以與傅亮父同名亮啓
改為爰初為晉琅邪王大司馬府中典軍從北征微密有意理為
武帝所知少帝在東宮入侍左右文帝初又見親任遂至殿中侍
御史元嘉十二年轉南臺御史始興王濬後行參軍復侍太子於
東宮遷員外散騎侍郎文帝每出軍常懸授兵略二十九年重遣
王玄謨等北侵配爰五百人隨軍礪礪銜中旨臨時宣示季武至
新亭江夏王義恭南奔爰時在殿內詐劾追義恭因即得南走時
季武將即大位軍府造次不曉朝章爰素諳其事及至莫不喜悅
以兼太常丞撰立儀注後兼尚書右丞遷左丞先是元嘉中使著
作郎何承天草創國史孝武初又使奉朝請山謙之南臺御史蘇
寶生踵成之季建六年又以爰領著作郎使終其業爰雖因前作
而專為家之書上表起元義配為三乘一作業之始載序宣力為功臣
之斷於是內外博議太宰江夏王義恭等三十五人同爰宜以義
熙元年為斷散騎常侍巴陵王休若尚書金部郎檀道鸞二人為
宜以元興三年為始太學博士虞詡謂宜以開國為宋公元年詔
曰項籍聖公編錄二漢前史已有成例桓玄傳宜在宋典餘如爰
議季武崩於景陵以本官兼將作大匠爰便僻善事人能得人
主微旨頗涉書傳尤悉朝儀元嘉初便入侍左右預參顧問長於
附會又飾以典文故為文帝所任遇大明世委寄尤重朝廷大禮
儀非爰議不行雖復當時碩學所解過之者既不敢立異議所言
亦不見從季武崩公除後晉安王子勛侍讀博士諮爰宜習業與

不爰答曰。居喪讀喪禮。習業何嫌。少日始安王子真博士。詔爰爰曰。小功廢業。二年喪。何容讀書。其專斷乖謬。皆如此。前廢帝凶暴無道。毀省舊人。多見罪黜。唯爰巧於將迎。始終無忤。誅群公後。以爰爲黃門侍郎。領射聲校尉。著作如故。封吳平縣子。寵待隆密。群臣莫二。帝每出行。常與沈慶之。山陰公主。同輦。爰亦預焉。明帝卽位。以黃門侍郎。改領長水校尉。兼尚書左丞。明年除太中大夫。著作竝如故。爰執權日久。上在蕃素所不悅。及景和世。屈辱卑約。爰禮敬甚簡。益銜之。泰始三年。詔暴其罪。徙交州。及行。又詔除廣州統內郡。有司奏。以爲宋隆太守。除命旣下。爰已至交州。久之聽還。仍除南康郡丞。明帝崩。還都。以爰爲濟南太守。復除中散大夫。元徽三年卒。年八十二。爰子希秀。甚有學解。亦閑篆隸。正覺禪靈二寺碑。卽希秀書也。爰之徙交州。明帝召希秀。謂曰。比當令卿父還。

希秀再拜答曰。臣父年老。恐不及後恩。帝大嗟賞。卽召爰還。希秀位驍騎將軍。淮南太守。子泓。甚閑吏職。而在事刻薄。於人少恩。任齊歷位。臺郎。秣陵。建康。令。湘東太守。

阮佃夫。會稽諸暨人也。明帝初出閣。選爲主衣。後又請爲世子師。甚見信待。景和末。明帝被拘於殿內。住在秘書省。爲帝所疑。大禍將至。佃夫與王道隆。李道兒。及帝左右。琅邪。淳于文祖。謀共廢立。時直閣將軍柳光世。亦與帝左右。蘭陵。繆方盛。丹楊。周登之。有密謀。未知所奉。登之與明帝有舊。方盛等乃使登之結佃夫。佃夫大悅。先是帝立皇后。普暫撤諸王奄人。明帝左右。錢藍生。亦在例事。畢。未被遣。密使藍生候帝。慮事泄。藍生不欲自出。帝動止。輒以告。淳于文祖。令報佃夫。景和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晡時。帝出華林園。建安王休仁。山陽王休祐。山陰王竝。侍側。明帝猶在秘書省。不

被召益懼佃夫以告外監典事東陽朱幼又告主衣吳興壽寂之
細鎧王南彭城姜產之產之又語所領細鎧將臨淮王敬則幼又
告中書舍人戴明寶幼欲取其日向曉佃夫等勸取開門鼓幼預
約勒內外使錢藍生密報建安王休仁等時帝欲南巡腹心直閣
將軍宗越等其夕竝聽出外裝束唯有隊主樊僧整防華林閣是
柳光世鄉人光世要之即受命姜產之又要隊副陽平聶慶及所
領壯士會稽富靈符吳郡俞道龍丹陽宋遠之陽平田嗣竝聚于
慶省佃夫慮力少更欲招合壽寂之曰謀廣或泄不煩多人時巫
覘後堂有鬼其夕帝於竹林堂前與巫共射之建安王休仁等山
陰王竝從帝素不悅寂之見輒切齒寂之既與佃夫等成謀又慮
禍至抽刀前入姜產之隨其後淳于文祖繆方盛周登之富靈符
聶慶田嗣王敬則俞道龍宋遠之又繼進休仁聞行聲甚疾謂休

明
手
補
錄

祐曰作矣相隨奔景陽山帝見寂之至引弓射之不中乃走寂之
追殺之事定宣令宿衛曰湘東王受太后令除狂王今已太平明
帝即位論功壽寂之封應城縣侯產之汝南縣侯佃夫建城縣侯
王道隆吳平縣侯淳于文祖陽城縣侯李道兒新渝縣侯繆方盛
劉陽縣侯周登之曲陵縣侯富靈符惠懷縣子聶慶建陽縣子田
嗣將樂縣子王敬則重安縣子俞道龍茶陵縣子宋遠之零陵縣
子佃夫遷南臺侍御史薛索兒度淮爲寇山陽太守程天祚又反
佃夫與諸軍破薛索兒降天祚後轉太子步兵校尉南魯郡太守
侍太子於東宮泰始四年以本官兼游擊將軍及輔國將軍蓋次
陽與二衛參員直次陽字崇基平昌安丘人也位冠軍將軍卒時
佃夫及王道隆楊運夫竝執權亞於人主巢戴大明之世方之蔑
如也嘗正旦應合朔尚書奏遷元會佃夫曰元正慶會國之大禮

何不遷合朔日邪。其不稽古如此。大通貨賄。凡事非重賂不行。人有餉絹二百疋。嫌少。不答書。宅舍園池。諸王邸第。莫及。女妓數十。藝貌冠絕當時。金玉錦繡之飾。宮掖不逮也。每製一衣。造一物。都下莫不法效焉。於宅內開瀆。東出十許里。塘岸整潔。汎輕舟。奏女樂。中書舍人劉休嘗詣之。遇佃夫出行。中路相逢。要休同反就席。便命施設。一時珍羞。莫不畢備。凡諸火劑。竝皆始熟。如此者數十種。佃夫常作數十人饌。以待賓客。故造次便辦。類皆如此。雖晉世王石不能過也。泰始初。軍功既多。爵秩無序。佃夫僕從附隸。皆受不次之位。捉車人。武賁中郎將。傍馬者。員外郎。朝士貴賤。莫不自結。而矜傲無所降意。入其室者。唯吳興沈勃。吳郡張澹數人而已。明帝晏駕後。廢帝卽位。佃夫權任轉重。兼中書通事舍人。加給事中。輔國將軍。餘如故。欲用張澹爲武陵郡衛將軍。衣槩以下。皆不

同。而佃夫稱敕施行。又廬江何恢有妓張耀華。美而有寵。爲廣州刺史。將發。要佃夫飲。設樂。見張氏悅之。頻求恢曰。恢可得此人。不可得也。佃夫拂衣出戶曰。惜指失掌邪。遂諷有司以公事彈恢。凡如此。粲等竝不敢執。元徽三年。遷黃門侍郎。領右衛將軍。明年改領驍騎將軍。遷南豫州刺史。歷陽太守。猶管內任。時廢帝猖狂。好出遊走。始出宮。猶整羽儀。隊仗俄而棄部伍。單騎與數人相隨。或出郊野。或入市鄽。內外莫不憂懼。佃夫密與直閤將軍申伯宗。步兵校尉朱幼。干天寶謀。共廢帝。立安成王。五年春。帝欲往江乘射雉。帝每出。常留隊仗。在樂游苑前。棄之而去。佃夫欲稱太后令。喚隊仗還閉城門。分人守石頭東府。遣人執帝。廢之。自爲揚州刺史。輔政。與幼等已成謀。會帝不成。向江乘。故事不行。干天寶因以其謀告帝。帝乃收佃夫。幼。伯宗。於光祿外部。賜死。佃夫。幼等罪止一

身其餘無所問。幼泰始初，爲外監配衣。諸軍征討，有濟辦之能。遂官涉三品。爲奉朝請南高平太守，封安浦縣侯。于天寶，其先胡人。豫竹林堂功。元徽中，封郢縣子。發佃夫謀，以爲清河太守。右軍將軍昇明中，齊高帝以其反覆，賜死。壽寂之位，太子屯騎校尉南泰山太守，多納貨賄，請謁無窮。有一不從，便切齒罵詈。常云：利刀在手，何憂不辦。鞭尉吏，斫羅將，後爲有司所奏，徙送越州。至豫章謀叛，乃殺之。姜產之位，南濟陽太守。後北侵魏，戰敗見殺。王道隆，吳興烏程人。兄道迄，涉學善書，形貌又美。吳興太守王韶之謂人曰：有子弟如王道迄，無所少。道隆亦知書。太始二年，兼中書通事舍人。道隆爲明帝所委，過於佃夫。而和謹自保，不妄毀傷人。執權既久，家產豐積，豪麗雖不及佃夫，而精整過之。元徽二年，桂陽王休範舉兵，乃以討佃夫。道隆及楊運長爲名。休範奄至新亭，見殺。楊

運長，宣城懷安人。素善射，爲射師。性謹慤，爲明帝委信。及卽位，親遇甚厚。後廢帝卽位，與佃夫俱兼通事舍人。以平桂陽王休範功，封南城縣子。運長質木廉正，修身甚清，不專園宅，不受餉遺。而凡鄙無識，唯與寒人潘智、徐文盛厚善。動止施爲，必與二人量議。文盛爲奉朝請，預平桂陽王休範。封廣晉縣男。順帝卽位，運長爲宣城太守。尋還家。沈攸之反，運長有異志。齊高帝遣驃騎司馬崔文仲誅之。

紀僧真，丹陽建康人也。少隨逐，征西將軍蕭思話及子惠開皆被賞。遇惠開性苛，僧真以微過見罰。旣而委任如舊。及罷益州還都，不得志。而僧真事之愈謹。惠開臨終，歎曰：紀僧真方當富貴，我不見也。以僧真託劉彥節。周顒初，惠開在益州，一作反被圍，危急，有道人謂之曰：城圍尋解。檀越貴門，後方大興，無憂外賊也。惠開密謂

僧真曰。我子弟見在者。竝無異才。政是蕭道成耳。僧真憶其言。乃請事齊高帝。隨從在淮陰。以閑書題。令答遠近書疏。自寒官。歷至高帝冠軍府參軍主簿。僧真夢高艾生滿江。驚而白之。高帝曰。詩人採蕭蕭卽艾也。蕭生斷流。卿勿廣言。其見親如此。後除南臺御史。高帝領軍功曹。上將廢立。謀之袁粲。褚彥回。僧真啓上曰。今朝廷猖狂。人不自保。天下之望不在袁褚。明公豈得默已。坐受夷滅。存亡之機。仰希熟慮。高帝納之。高帝欲度廣陵起兵。僧真又曰。上雖復狂。疊而累代。皇基猶固。盤石今百口北度。何必得俱。縱得廣陵城。天子居深宮。施號令。目明公爲逆。何以避此。如其不勝。則應北走。竊謂此非萬全策也。上曰。卿顧家。豈能遂我行邪。僧真頓首稱無貳。昇明元年。除員外郎。帶東武城令。尋除給事中。高帝坐東府高樓。望石頭城。僧真在側。上曰。諸將勸我誅袁劉。我意未願。便爾及沈攸之事。起從高帝入朝堂。石頭反。夜高帝遣衆軍掩討。宮城中望石頭火光。及叫聲甚盛。人懷不測。僧真謂衆曰。叫聲不絕。是必官軍所攻。火光起者。賊不容自燒。其城此必官軍勝也。尋而啓石頭平。上出頓新亭。使僧真領千人在帳內。初上在領軍府。令僧真學上手迹下名。至是報答書疏。皆付僧真。上觀之。笑曰。我亦不復能別也。初上在淮陰。修理城。得古錫。跌九枚。下有篆文。莫能識者。僧真省事。獨曰。何須辯此文字。此自久遠之物。錫而有九。九錫之徵也。高帝曰。卿勿妄言。及上將拜齊公。已尅日。有楊祖之謀。於臨軒作難。僧真請上更選吉辰。尋而祖之事覺。上曰。無卿言。亦當致小狼狽。此亦何異呼施之冰。轉齊國中書舍人。建元初。帶東燕令。封新陽縣男。轉羽林監。遷尚書主客郎。太尉中兵參軍兼中書舍人。高帝疾甚。令僧真與遺詔。永明元年。丁父喪。起爲建威。

僧正

將軍尋除南太山太守。又為舍人。僧真容貌言吐雅有士風。武帝嘗目送之。笑曰：「人生何必計門戶。紀僧真堂堂作貴人所不及也。諸權要中最被盼遇。後除前軍將軍。遭母喪。開冢得五色兩頭蛇。武帝崩。僧真號泣思慕。明帝以僧真歷朝驅使。建武初。除游擊將軍。兼司農。待之如舊。欲令僧真臨郡。僧真啓進其弟僧猛為鎮蠻護軍。晉熙太守。永泰元年。除司農卿。明帝崩。掌山陵事。出為廬陵內史。卒于官。僧猛後卒于晉熙太守。兄弟皆有風姿。舉止並善隸書。僧猛又能飛白書。作飛白賦。僧真子交卿。甚有解用。宋時道人楊法持與高帝有舊。元徽末。宣傳密謀。昇明中。以為僧正。建元初。罷道為寧朔將軍。封州陵男。二年。遣法持為軍主。領支軍。救援胸山。永明四年。坐役使將客奪其鮭。梟削封。卒。

劉係宗丹楊人也。少便書畫。為宋竟陵王詵子景粹侍書。誕舉兵。

明末

廣陵城內皆死。敕沈慶之赦係宗。以為東宮侍書。泰始中。為主書。以寒宦累至勳品。元徽初。為奉朝請。兼中書通事舍人。員外郎。封始興南亭侯。帶秣陵令。齊高帝廢蒼梧。明且呼正直舍人。虞整醉不能起。係宗歡喜奉敕。高帝曰：「今天地重開。是卿盡力之日。使寫諸處分敕令。及四方書疏。使王書十人。書吏二十人。配之事。皆稱旨。高帝即位。除龍驤將軍。建康令。永明初。為右軍將軍。淮陵太守。兼中書通事舍人。母喪。自解。起復本職。四年。白賊唐寓之起。宿衛兵東討。遣係宗隨軍慰勞。遍至遭賊郡縣。百姓被驅逼者。悉無所問。還復人伍。係宗還。上曰：「此羅有征無戰。以時平蕩。百姓安恬。甚快也。賜係宗錢帛。上欲修白下城。難於動役。係宗啓。謫役在東人丁。隨寓之為逆者。上從之。後車駕出講武。上履行白下城。曰：「劉係宗為國家得此一城。永明中。魏使書常令係宗題答。祕書局皆隸。」

之再為少府。鬱林即位。除寧朔將軍。宣城太守。係宗久在朝省。開
 於職事。武帝常云。學士輩不堪經國。唯大讀書耳。經國劉係宗足
 矣。沈約。王融。數百人於事。何用其重吏事。如此。建武二年卒官。
 茹法亮。吳興武康人也。宋大明中。出身為小史。歷齋幹扶侍。孝武
 末年。鞭罰過度。校獵江右。選白衣左右百八十人。皆面首富室。從
 至南州。得鞭者過半。法亮憂懼。因緣啓出家。得為道人。明帝初。罷
 道。結事阮佃夫。累至齊高帝。冠軍府行參軍。及武帝鎮益城。須舊
 驅使人。法亮求留為武帝江州典籤。除南臺御史。帶松滋令。法亮
 便僻解事。善於承奉。稍見委信。建元初。度東宮主事。除奉朝請。補
 東宮通事舍人。武帝即位。仍為中書通事舍人。除員外郎。帶南濟
 陰太守。與會稽呂文度臨海。呂文顯竝以姦佞。諂事武帝。文度為
 外監。專制兵權。領軍將軍。守虛位而已。天文寺常以上將星占文
 度吉凶。文度尤見委信。上嘗云。公卿中有憂國如文度者。復何憂
 天下不寧。文度既見委用。大納財賄。廣開宅宇。盛起土山。奇禽怪
 樹。皆聚其中。後房羅綺。王侯不能及。又啓上籍。被却者。悉充遠戍。
 百姓嗟怨。或逃亡避咎。富陽人唐寓之。因此聚黨為亂。鼓行而東。
 乃於錢唐縣僭號。以新城戍為偽宮。以錢唐縣為偽太子宮。置百
 官皆備。三吳却籍者。奔之眾至三萬。竊稱吳國。偽年號興平。其源
 始於虞玩之。而成於文度。事見虞玩之傳。法亮文度竝勢傾天下。
 太尉王儉常謂人曰。我雖有大位。權寄豈及茹公。永明二年。封望
 蔡縣男。七年。除臨淮太守。轉竟陵王司徒中兵參軍。巴東王子響
 於荊州殺僚佐。上遣軍西上。使法亮宣旨安撫。子響法亮至江津。
 子響呼法亮疑畏。不肯往。又求見傳詔。法亮又不遣。故子響怒。遣
 兵破尹略軍事。平法亮。至江陵。誅賞處分。皆稱敕。斷決軍還。上悔

唐寓之

南史卷七十七

十一

誅子響。法亮被責。少時親任如舊。廣開宅宇。杉齋光麗。與延昌殿相埒。延昌殿武帝中齋也。宅後爲魚池釣臺。上山樓館長廊。將一里竹林。花藥之美。公家苑囿所不能及。鬱林卽位。除步兵校尉。時有綦毋珍之居舍人之任。凡所論薦。事無不允。內外要職。及郡丞尉。皆論價而後施行。貨賄交至。旬月之間。累至千金。帝給珍之宅宅邊。又有空宅。從卽併取。輒令材官營作。不關詔旨。材官將軍細作丞相語云。寧拒至尊敕。不可違舍人命。珍之母隨弟欽之作暨陽令。欽之罷縣。還珍之迎母。至湖熟。輒將青氍百人自隨。鼓角橫吹。都下富人追從者百數。欽之自行佐作。縣還除廬陵王驃騎正將軍。又詐宣敕。使欽之領青氍。珍之有一銅鏡。背有三公字。常語人云。徵祥如此。何患三公不至。乃就蔣王廟乞願。得三公封郡王。啓帝求封朝議未許。又自陳曰。珍之西州伏事侍從入宮。契濶心膂。竭盡誠力。王融姦謀潛構。曰非珍之翼衛扶持。事在不測。今惜千戶侯。誰爲官使者。又有牒自論於朝廷曰。當世祖晏駕之時。內外紛擾。珍之手抱至尊。口行處分。忠誠契濶。人誰不知。今希千戶侯。於分非過。乃許三百戶。躡志形於言色。進爲五百戶。又不肯受。明帝議誅之。乃許封汝南縣。有杜文謙者。吳郡錢唐人。帝爲南郡王文謙侍。五經文句。歷太學博士。出爲溧陽令。未之職。會明帝知權。蕭謙用事。文謙乃謂珍之曰。天下事可知。灰盡粉滅。匪朝伊夕。不早爲計。吾徒無類矣。珍之曰。計將安出。答曰。先帝故人多見擯斥。今召而使之。誰不慷慨。近聞王洪軌與趙越常徐僧亮萬靈會共語。皆攘袂搥牀。君其密報周奉叔。使萬靈會魏僧勔殺蕭謙。則宮內之兵皆我用也。卽勒兵入尚書。斬蕭令。兩都伯力耳。其次則遣荆軻豫讓之徒。因諮事。左手頓其胸。則方寸之刃。足以立事。亦

萬世一時也。今舉大事亦死，不舉事亦死，二死等耳。死社稷可乎？若遲疑不斷，復少日錄君稱敕賜死，父母爲殉，在眼中矣。珍之不能用時，徐龍駒亦當得封。珍之恥與龍駒共詔，因求別立事，未及行而事敗。珍之在西州時，有一手板相者云：當貴，每以此言動帝。又圖黃門郎。帝嘗問之曰：西州時手板何在？珍之曰：此是黃門手板。官何須問？帝大笑。珍之時爲左將軍南彭城太守，領中書通事舍人，正直宿宣旨，使卽往蔣王廟祈福，因收送廷尉。與周奉叔、杜文謙同死。文謙有學行，善言吐，其父聞其死，自吞所以憂者，恐其不得死地耳。今以忠義死，復何恨哉？王經母所以欣經之義也。時人美其言，龍駒以奄人本給安陸侯，後度東宮爲齋郎。帝卽位以後，便佞見寵。凡諸鄙黷雜事，皆所誘勸。位羽林監，後閤舍人黃門署令、淮陵太守。帝爲龍駒置嬪御妓樂，常住含章殿，著黃綸帽，被貂裘，南面向。按代帝畫敕內左右侍直，與帝不異。前代趙忠、張讓之徒，莫之能比。封惠懷縣男。事未行，明帝請誅之，懇至，乃見許。曹道剛廢帝之日，直閤省蕭湛先入。若欲論事，兵隨後奄進，以刀刺之，洞胸死。因進宮內，廢帝直後徐僧亮甚怒，大言于衆曰：吾等荷恩，今日應死報。又見殺道剛字景昭，彭城人，性質直。帝雖與之狎，而未嘗敢訓。帝悅市里雜事，以爲歡樂。道剛輒避之。益州人韓護善騎馬，帝嘗呼入華林園，令騎大賞狎之。道剛出謂明帝主上猶是小兒，左右皆須正人，使日見禮則近聞韓護與天子齊馬竝馳。此導人君於危地。道剛欲殺之，旣而遣人刺殺護。及道剛死，張融謂劉繪曰：道剛似不爲諂，亦復不免也。答曰：夫徑寸之珠，非不寶也。而蚌之所病，云何不療之哉？此道剛所以死也。明帝卽位，高武舊人鮮有存者。法亮以主者久事故不見疑，位任如故。先是延昌

殿爲武帝陰室藏諸服御。二少帝竝居西殿。及明帝居東齋。開陰室。出武帝白紗帽。防身刃。法亮歔歔流涕。永泰元年。王敬則事平。法亮復受敕宣慰諸郡。無所納受。東昏卽位。出法亮爲大司農中書。權利之職。法亮不樂去。固辭不受。旣而代人已到。法亮垂涕而出。卒官。

權利之職

呂文顯。臨海人也。昇平初。爲齊高帝錄尚書省事。累遷殿中御史。後爲秣陵令。封劉陽縣男。永明元年。爲中書通事舍人。文顯臨事。以刻覈被知。三年。帶南清河太守。與茹法亮等迭出入爲舍人。竝見親幸。多四方餉遺。竝造大宅。聚山開池。時中書舍人四人各住一省。世謂之四戶。旣總重權。勢傾天下。晉宋舊制。宰人之官。以六年爲限。近世以六年過久。又以三周爲期。謂之小滿。而遷換去來。又不依三周之制。送故迎新。吏人疲于道路。四方守宰餉遺。一年

咸數百萬。舍人茹法亮於衆中語人曰。何須覓外祿。此一戶內年辦百萬。蓋約言之也。其後玄象失度。史官奏宜修祈禳之禮。王儉聞之。謂上曰。天文乖忤。此禍由四戶。仍奏文顯等專擅愆和。極言其事。上雖納之。而不能改也。文顯累遷左中郎將。南東莞太守。故事。府州部內論事皆籤。前直敘所論之事。後云謹籤。日月下又云某官某籤。故府州置典籤以典之。本五品。宋初改爲七職。宋氏晚運。多以幼少皇子爲方鎮。時主皆以親近左右。領典籤。典籤之權稍重。大明太始。長王臨蕃。素族出鎮。莫不皆出內教。命刺史不得專其任也。宗慤爲豫州。吳喜公爲典籤。慤刑政所施。喜公每多違執。慤大怒。曰。宗慤年將六十。爲國竭命。政得一州。如斗大。不能復與典籤共臨之。喜公稽顙流血。乃止。自此以後。權寄彌隆。典籤遞互。還都一歲數反。時主輒與間言。訪以方事。刺史行事之美惡。

典籤

係於典籤之口。莫不折節推奉。恒慮不及。于是威行州郡。權重蕃君。劉道濟。柯孟孫等。姦慝發露。雖卽顯戮。而權任之重。不異明帝輔政。深知之。始制諸州急事。宜密有所論。不得遣典籤還都。而典籤之任。輕矣。後以文顯守少府。見任使。歷建武。永元之世。至尚書右丞。少府卿。卒官。

茹法珍。會稽人。梅蟲兒。吳興人。齊東昏時。竝爲制局監。俱見愛幸。自江祐始。安王遙光等誅後。及左右應敕。捉刀之徒。竝專國命。人間謂之刀敕。權奪人主。都下爲之語曰。欲求貴職。依刀敕。須得富豪。事捉刀時。又有新蔡人徐世標。尤見寵信。自殿內主帥。爲直閣驍騎將軍。凡諸殺戮。皆世標所勸。殺徐孝嗣後。封臨汝縣子。陳顯達事起。加輔國將軍。雖用護軍崔慧景爲都督。而兵權實在世標。當時權勢。傾法珍。蟲兒。又謂法珍。蟲兒曰。何世天子無寡人。但阿

捉刀二字明
本作御刀

明本畫下有
帝字又刑
字作形字
不是

儂貨主惡耳。法珍等與之爭權。遂以白帝。帝稍惡其凶強。世標竊欲生心。左右徐僧重。密知之。發其事。收得千餘人仗。及咒詛文。又畫十餘形像。備爲刑斬。刻射支解之狀。而自作已像。著通天冠。袞服。題云。徐氏皇帝。永元二年。事發。乃族之。自是法珍。蟲兒。竝爲外監。口稱詔敕。中書舍人王暄之。與相唇齒。專掌文翰。其餘二十餘人。皆有勢力。崔慧景平後。法珍封餘干縣男。蟲兒封竟陵縣男。崔慧景之平。曲赦都下。及南兗州。本以宥賊黨。而群凶用事。刑辟不依詔書。無罪家富者。不論赦令。莫不受戮。籍其家產。與慧景深相關。爲盡力。而家貧者。一無所問。始安顯達時。亦已如此。至慧景平。復然。或說王暄之云。赦書無信。人情大惡。暄之曰。政當復有赦耳。復赦群小。誅戮亦復如先帝。自群公誅後。無復忌憚。無日不游走。所幸潘妃。本姓俞。名尼子。王敬則妓也。或云。宋文帝有潘妃。在位

三十年於是改姓曰潘其父寶慶亦從改焉帝呼寶慶及法珍為阿丈蟲兒及東治營兵俞靈韻為阿兄帝與法珍等俱詣寶慶帝躬自汲水助廚人作膳為市中雜語以為諧謔又帝輕騎戎服往諸刀敕家游宴有吉凶輒往慶弔奄人王寶孫年十三四號為儀子最有寵參預朝政雖王咥之蟲兒之徒亦下之控制大臣移易敕詔乃至騎馬入殿詆訶天子公卿見之莫不懾息其佐成昏亂者法珍蟲兒及王咥之俞靈慶俞靈韻祝靈勇范亮之徐僧重時崇濟芮安泰劉文泰呂文慶胡輝光繆買養章道之楊敬子李榮之周管之范曇濟石曇悅張惡奴王勝公王懷藻梅師濟鄒伯兒史元益王靈範席休文解滂及太史令駱文叔大巫朱光尚凡三十一人又有奄官王寶孫王法昭許朗之許伯孫方佛念馬僧猛盛劭王竺兒隨要袁係世等十人梁武平建鄴皆誅又朱興光為

卷八十一
二葉也

之迪又與十餘人竄山穴中後遣人潛出臨川郡市魚鱉臨川太守駱文牙執之令取迪自効誘迪出獵伏兵斬之傳首建鄴臬于朱雀航三日

鄉導
理當
神茂建
被景

留異東陽長山人也世為郡著姓異善自居處言語醜藉為鄉里雄豪多聚惡少陵侮貧賤守宰皆患之任梁晉安安固二縣令侯景之亂還鄉里占募士卒太守沈巡援臺讓郡於異異使况子超監知郡事率兵隨巡出都及城陷異隨梁臨城公大連委以軍事異性殘暴無遠略私樹威福眾並畏之景將宋子仙濟浙江異奔還鄉里尋以眾降子仙子仙以為異令執大連邵陵王綸聞之曰姓作去留之留名作同異之異同於逆虜侯景署異為東陽太守收其妻子為質行臺劉義宣拒景異外同神茂而密契於景及神茂敗誅異獨存半後王僧辯使異慰勞東

憚

嘉縣人
又以文
徐異為南

陽仍係據巖阻州郡。魏克荆州，王僧辯以異為襄陽太守。陳文帝平定會稽，異雖有糧饋而擁擅一郡，威福在己。紹泰二年，以應接功除縉州刺史，領東陽太守。封永安公主配異第三子。臣陳永定三年，徵異為州刺史，遷延不就。文帝即位，改授縉州刺史，領東陽太守。吳頻遣其長史王漸為使入朝，漸每言朝及琳敗，文帝遣左衛將軍代異為郡，實以兵襲之。異與恪戰，敗乃表啓，遜謝。特朝建方率湘郢，且羈縻之。異知終見討，乃使兵戍下淮及建德，以備路。湘州平，文帝乃下詔揚其罪惡，使司空侯安都討之。異與第三子忠臣奔陳，齊應及寶應平，并禽異送都。勳建康市下，奸竝伏誅。唯第三子貞臣，以尚主獲免。為郡雄豪，寶

饑

受禪

應性反覆多變詐。梁時晉安數反，異殺郡將，初並弱或成其事。後復為官軍鄉導，破之。由是一郡兵皆自出，侯景之亂，晉安太守寶化侯蕭雲以郡讓羽。羽年老，主郡事。寶應典兵時，東境飢，會稽尤甚，死者十七八。而晉安一獨豐沃，士衆強盛。侯景平，元帝因以羽為晉安太守。陳武帝輔政，羽請歸老，求傳郡於寶應。武帝許之。紹泰三年，封侯官縣侯。武帝授閩州刺史，領會稽太守。文帝即位，加其父光祿大夫，仍命宗正錄其本系，編為宗室。寶應娶留異女為妻。侯安都之討異，寶應遣師助之。又資周迪兵糧，出寇臨川及都督章昭達破迪。文帝因命討寶應，詔宗正絕其屬籍。寶應據建安湖際，逆拒昭達，昭達深溝高壘，不與戰。但命為解，俄而水盛，乘流放之，突其水柵，寶應眾潰。執美都，勳建康市。論曰：侯景起于邊服，備嘗艱險，自北而南，多行狡算。于時江表之

地不見于戈。梁武以耄期之年，溺情釋教，外弛藩籬之固，內絕防閑之心，不備不虞，難以為國。加以燕回在側，皆萌潛通。景乃因機，騁詐肆行，矯愚王偉，為其謀主，飾以文辭。武帝溺於知音，惑茲邪說，遂使乘桴直濟，長江喪其天險。揚益指關，金墉亡其地利。生靈塗炭，宗社丘墟。於是邨屯壁之豪，郡邑巖穴之長，恣陵侮而為暴，資剽掠以為雄。陳武應期撫運，戡定安輯，熊曇朗、周迪、留異、陳寶、吳等，雖違與運，未改迷塗，志在亂常，自致夷戮，亦其宜矣。

南史卷八十一 列傳第七十

西州也

茹法珍所疾得罪，被繫豐勇之，與王珍國相知，行殺皆免。初左右刀敕之徒，悉號為鬼，宮中訛云趙鬼食鴨，刺諸鬼盡，著調當時莫解。梁武平建鄴，東昏死，群小一時誅滅，故稱為諸鬼也。俗間以細剉肉糲以薑桂，曰劑，意者以凶黨皆當細剉而烹之也。周石珍，建康之廝隸也，世以販絹為業。梁天監中，稍遷至宣傳左右，身長七尺，頗閑應對。後遂至制局監，帶開陽令。歷位直閣將軍。大清三年，封南豐縣侯，猶領制局。臺城未陷，已射書與侯景相結。門初開，石珍猶侍左右。時賊遣其徒入直殿內，或驅驢馬出入殿庭。武帝方坐文德殿，怪問之。石珍曰：皆丞相甲士。上曰：何物丞相？對曰：侯丞相。上怒叱之曰：是名侯景，何謂丞相？石珍求媚於賊，乃養其黨田遷以為己子，遷亦父事之。景篡位，制度羽儀皆石珍自出。景平後，及中書舍人嚴實等，送于江陵。實本為齋監，居臺省，積

久多閑故實。在賊居要。亞于石珍。及簡文見立。竄學北人。著靴上殿。無肅恭之禮。有怪之者。竄曰。吾豈畏劉禪乎。從景圍巴陵郡。叫曰。荊州那不送降。及至江陵。將刑于市。泣謂石珍曰。吾等死亦是罪盈。石珍與其子昇相抱哭。竄謂監刑人曰。倩語湘東王。不有廢也。君何以興。俱腰斬。自是更殺賊黨。以板桺舌釘釘之。不復得語。陸驗徐麟竝吳郡人。驗少而貧苦。落魄無行。邑人郁吉卿者甚富。驗傾身事之。吉卿貸以錢米。驗借以商販。遂致千金。因出都下。散貲以事權貴。朱昇其邑子也。故嘗有德。遂言于武帝。拔之與徐麟兩人。遷為少府丞。太市令。驗本無藝業。而容貌特醜。先是外國獻生犀。其形甚陋。故閭里咸謂驗為生犀。驗麟竝以苛刻為務。百賈畏之。昇尤與之昵。世人謂之三蠢。司農卿傅岐。梗直士也。嘗謂昇曰。卿任參國鈞。榮寵如此。比日所聞鄙穢狼藉。若使聖主發悟。欲免得乎。昇曰。外間謗讟知之久矣。心苟無媿。何卹人言。岐謂人曰。朱彥和將死矣。恃諂以求容。肆辯以拒諫。聞難而不懼。知惡而不改。天奪其鑿。其能久乎。驗竟以侵削為能。數年。遂登列棘。鳴佩珥貂。竝肩英彥。仕至太子右衛率。卒。贈右衛將軍。遠近聞其死。莫不快之。麟素為邵陵王綸所憾。太清二年。為綸所殺。司馬申。字季和。河內溫人也。祖慧遠。梁都水使者。父玄通。梁尚書左戶郎。申早有風鑒。十四便善奕碁。嘗隨父候吏部尚書。到旣時。梁州刺史陰子春領軍。朱昇在焉。呼與碁。申每有妙思。昇觀而奇之。因引申游處。太清之難。父母俱沒。因此自誓。擔土菜食。終身梁元帝承制。累遷鎮西外兵記室參軍。及侯景寇郢州。申隨都督王僧辯據巴陵。每進策。皆見行用。僧辯歎曰。此生要韃汗馬。或非所長。若使撫眾守城。必有奇績。僧辯之討陸納也。于時賊眾奄至。左

右披靡申躬蔽僧辯蒙楯而前會裴之橫救至賊乃退僧辯顧而笑曰仁者必有勇豈虛言哉陳太建中除秣陵令在職以清能見紀有白雀集于縣庭復爲東宮通事舍人叔陵之肆逆也事旣不捷出據東府申馳召右衛將軍蕭摩訶帥兵先至追斬之後主深嘉焉以功除太子左衛率封文招縣伯兼中書通事舍人遷右衛將軍歷事三帝內掌機密頗作威福性忍害好飛書以譖毀朝之端士遍罹其殃參預謀謨乃於外宣說以爲己力省中秘事往往洩漏性又果敢善應對能候人主顏色有忤已者必以微言譖之附已者因機進之是以朝廷內外皆從風靡初尚書右僕射沈君理卒朝廷議以毛喜代之申慮喜預政乃短喜於後主曰喜臣之妻兄高帝時稱陛下有酒德請逐去宮臣陛下寧忘之邪喜由是廢錮又與施文慶李脫兒比周譖殺傅縡奪任忠部曲以配蔡徵孔範是以文武解體至於覆滅申嘗晝寢於尚書下省有烏喙其口流血及地時論以爲譖賢之効也後加散騎常侍右衛舍人如故至德四年卒後主嗟悼久之贈侍中護軍將軍進爵爲侯諡曰忠及葬後主自爲製誌銘子琇嗣官至太子舍人

施文慶不知何許人也家本吏門至文慶好學頗涉書史陳後主之在東宮文慶事焉及卽位擢爲中書舍人仍屬叔陵作亂隋師臨境軍國事務多起倉卒文慶聰敏強記明閑吏職心算口占應時條理由是大被親幸又自太建以來吏道疏簡百司弛縱文慶盡其力用無所縱捨分官聯事莫不振懼又引沈客卿陽惠朗徐哲暨慧景等云有吏能後主信之然竝不達大體督責苛碎聚斂無厭王公大人咸共疾之後主益以文慶爲能尤更親重內外衆事無不任委累遷太子左衛率舍人如故禎明三年湘州刺史晉

熙王叔文在職既久大得人和後主以其據有上流陰忌之自度素與郡臣少恩恐不爲用無所任者乃擢文慶爲都督湘州刺史配以精兵欲令西上仍徵叔文還朝文慶深喜其事然懼居外後執事者持已短長因進其黨沈客卿以自代未發間二人共掌機密時隋軍大舉分道而進尚書僕射袁憲驃騎將軍蕭摩訶及文武群臣共議請於京口採石各置兵五千并出金翅二百緣江上下以爲防備文慶恐無兵從已廢其述職而客卿又利文慶之任已得專權俱言于朝曰必有論議不假面陳但作文啓卽爲通奏憲等以爲然二人齎啓入白後主曰此是常事邊城將帥足以當之若出人船必恐驚擾及隋軍臨江間諜驟至憲等慇懃奏請至于再三文慶等曰元會將逼南郊之日太子多從今若出兵事便廢闕後主曰今且出兵若北邊無事因以小軍從郊何爲不可又對曰如此則聲聞鄰境便謂國弱後又以貨動江摠摠內爲之游說後主重違其意而迫群官之請乃令付外詳議又抑憲等由是未決而隋師濟江後主性怯懦不達軍事晝夜啼泣臺內處分一以委之文慶旣知諸將疾已恐其有功乃奏曰此等怏怏素不伏官迫此事機那可專信凡有所啓請經略之計竝皆不行尋敕文慶領兵頓于樂游苑陳亡隋晉王廣以文慶受委不忠曲爲諂佞以蔽耳目比黨數人竝於石闕前斬之以謝百姓

沈客卿吳興武康人也美風采善談論博涉群書與施文慶少相親昵仕陳累遷至尚書儀曹郎聰明有口辯頗知故事每朝廷體式吉凶儀注凡所疑議客卿斟酌裁斷雖有不經而衆莫能屈事多施行至德初以爲中書舍人兼步兵校尉掌金帛局以舊制軍人士人二品清官竝無關市之稅後主盛修宮室窮極耳目府

庫空虛有所興造恒苦不給客卿每立異端唯以刻削百姓爲事
奏請不問士庶竝責關市之估而又增重其舊於是陽惠朗爲
大市令暨慧景爲尚書金倉都令史二人家本小吏考校簿領毫
釐不差紀謫嚴急百姓嗟怨而客卿居舍人摠以督之每歲所入
過於常格數十倍後主大悅尋加客卿散騎常侍左衛將軍舍人
如故惠朗惠景奉朝請禎明三年客卿遂與文慶俱掌機密隋師
至文慶出頓樂游苑內外事客卿總焉臺城失守隋晉王以客卿
重賦厚斂以悅於上與文慶暨惠景陽惠朗等俱斬于石闕前徐
哲不知何許人施文慶引爲制局監掌刑法亦與客卿同誅

孔範字法言會稽山陰人也曾祖景偉齊散騎常侍祖滔梁海鹽
令父岱歷職清顯範少好學博涉書史陳大建中位宣惠江夏王
長史後主卽位爲都官尚書與江總等竝爲狎客範容止都雅文

見

章瞻麗又善五言詩尤兒親愛後主性愚很惡聞過失每有惡事
範必曲爲文飾稱揚贊美時孔貴人絕愛幸範與孔氏結爲兄妹
寵遇優渥言聽計從朝廷公卿咸畏範因驕矜以爲文武才能舉
朝莫及從容白後主曰外間諸將起自行伍匹夫敵耳深見遠慮
豈其所知後主以問施文慶文慶畏範益以爲然自是將帥微有
過失卽奪其兵分配文吏隋師將濟江群官請爲備防文慶沮壞
之後主未決範奏曰長江天塹古來限隔虜軍豈能飛度邊將欲
作功勞妄言事急臣自恨位卑虜若能來定作太尉公矣或妄言
北軍馬死範曰此是我馬何因死去後主笑以爲然故不深備尋
而隋將賀若弼陷南徐州執城主莊元始韓擒陷南豫州敗水軍
都督高文泰與中領軍魯廣達頓于白塔寺後主多出金帛募人
立功範素於武士不接莫有至者唯負販輕薄多從之高麗百濟

崑崙諸夷竝受督時任蠻奴請不戰而已度江攻其大軍又司馬
消難言於後主曰弼若登高舉烽與韓擒相應鼓聲交震人情必
離請急遣兵北據蔣山南斷淮水質其妻子重其賞賜陛下以精
兵萬人守城莫出不過十日食盡二將之頭可致關下範冀欲立
功志在於戰乃曰司馬消難狼子野心任蠻奴淮南僉士語竝不
可信事遂不行隋軍既逼蠻奴又欲爲持久計範又奏請作一決
當爲官勒石燕然後主從之明日範以其徒居中以抗隋師未陣
而北脫身遁免尋與後主俱入長安初晉王廣所戮陳五佞人範
與散騎常侍王瑳王儀御史中丞沈攸之過惡未彰故免及至長安
事竝露隋文帝以其姦佞諂惑竝暴其過惡各爲四罪人流之遠
裔以謝吳越之人瑳儀竝琅邪人瑳刻薄貪鄙忌害才能儀候意
承顏傾巧側媚又獻其二女以求親昵攸險慘苛酷發言邪諂故
同罪焉

論曰自宋中世以來宰御朝政萬機碎密不關外司尚書八坐五
曹各有恒任係以九卿六府事存副職至於冠冕搢紳任疎人貴
伏奏之務旣寢趨走之勞亦息關宜所寄屬當事有所歸通驛內
外切自音旨若夫竭忠盡節仕子恒圖隨方致用明君盛典舊非
本舊因新以成舊者也狎非先狎因疎以成狎者也而任隔疎情
殊塗一致權歸近狎異世同揆故環纓斂笏俯仰晨昏瞻幄坐而
竦躬陪蘭檻而高眄探求恩色習覩威顏遷蘭變鮑久而彌信因
城社之固執開壅之機長主君世振裘持領賞罰事殷能不踰漏
宮省咳唾義必先知故窺盈縮於望景獲驪珠於龍睡坐歸聲勢
臥震都鄙賄賂日積苞苴歲通富擬公侯威行州郡制局小司專
典兵力雲陛天居亘設蘭綺羽林精卒重屯廣衛至於元戎啓轍

武侯還塵遮迥清道神行按轡督察往來馳驚輦轂驅役分部親承几桮領護所攝示總成規若徵兵動衆大興人役優劇遠近斷於外監之心謹辱詆訶恣于典事之口抑符緩詔姦偽非一書死爲生請謁成市左臂揮金右手刊字紙爲銅落筆由利洙故門同玉署家號金穴嬌媛侍女燕秦蔡鄭之聲璇池碧梁魚龍雀馬之翫莫不充物錦室照徹青雲害政傷人於斯爲切況乎主幼時昏讒慝亦何可勝也

果明乎
作召

昭和十八年九月十九日夜也

於奏之烈刑獄獄去之幾亦息關宜洎青嵐當車首洎龍龍羈內曹各直計升計以火味六執事亦隔鄰至公錄曼晉縣升趙人貴篇曰自宋中世以來宰輔瞭如萬辦輕密不關後尚書八坐正同罪焉

西川中鳳節
氏書同南甫

南史卷七十八
列傳第六十八

夷貊上

海南諸國

海南諸國大抵在交州南及西南大海洲上相去或四五千離遠者二三萬里其西與西域諸國接漢元鼎中遣伏波將軍路博德開百越置日南郡其徼外諸國自武帝以來皆朝貢後漢桓帝世大秦天竺皆由此道遣使貢獻及吳孫權時遣宣化從事朱應中郎康泰通焉其所經過及傳聞則有百數十國因立記傳晉代通中國者蓋鮮故不載史官及宋齊至梁其奉正朔修貢職航海往往至矣今采其風俗粗著者列爲海南云
林邑國本漢日南郡象林縣古越裳界也伏波將軍馬援開南境

置此縣其地從廣可六百里城去海自二十里去日南南界四百餘里北接九德郡其南界水步道二百餘里有西圖夷亦稱王馬援所植二銅柱表漢家界處也其國有金山石皆赤色其中生金金夜則出飛狀如螢火又出瑇瑁貝齒古貝沈木香古貝者樹名也其華成時如鵝毳抽其緒紡之以作布而與紵布不殊亦染成五色織爲班布沈木香者土人斫斷積以歲年朽爛而心節獨在置水中則沈故名曰沈香次浮者棧香漢末大亂功曹區連殺縣令自立爲王數世其後王無嗣外甥范熊代立死子逸嗣晉成帝咸康三年逸死奴文篡立文本日南西卷縣夷帥范幼家奴嘗牧牛於山澗得鱧魚二化而爲鐵因以鑄刀刀成文向石咒曰若斫石破者文當王此國因斫石如斷芻橐文心異之范幼嘗使之商賈至林邑因教林邑王作宮室及兵車器械王寵任之後乃讒言諸子各奔餘國及王死無嗣文僞於隣國逐王子置毒於漿中殺之逐裔國人自立時交州刺史姜莊使所親韓戢謝幼前後監日南郡竝貪殘諸國患之穆帝永和三年臺遣夏侯覽爲太守侵刻尤盛林邑素無田土貪日南地肥沃常欲略有之至是因人之怨襲殺覽以其屍祭天留日南三年乃還林邑交州刺史朱藩後遣督護劉雄戍日南文復滅之進寇九德郡害吏人遣使告藩願以日南北境橫山爲界藩不許文歸林邑尋復屯日南文死子佛立猶屯日南征西將軍桓溫遣督護滕駿九真太守灌遂討之追至林邑佛乃請降安帝隆安三年佛孫須達復寇日南九德諸郡無歲不至殺傷甚多交州遂致虛弱須達死子敵真立其弟敵鎧攜母出奔敵真追恨不能容其母弟捨國而之天竺禪位於其甥國相藏麟固諫不從其甥立而殺藏麟藏麟子又攻殺之而立敵鎧

同母異父弟曰文敵。文敵復爲扶南王子當根純所殺。大臣范諸農平其亂，自立爲王。諸農死，子陽邁立。陽邁初在孕，其母夢生見有人以金席藉之，其色光麗。夷人謂金之精者爲陽邁。若中國云紫磨者，因以爲名。宋永初二年，遣使貢獻。以陽邁爲林邑王。陽邁死，子咄立篡其父，復曰陽邁。其國俗居處爲閣，名曰干闌。門戶皆北向，書樹葉爲紙，男女皆以橫幅古貝繞腰以下，謂之干漫。亦曰都漫。穿耳貫小環，貴者著革屣，賤者跣行。自林邑扶南以南諸國皆然也。其王者著法服，加瓔珞如佛像之飾。出則乘象，吹螺擊鼓，罩古貝織以古貝爲幡旗。國不設刑法，有罪者使象蹋殺之。其大姓號婆羅門，嫁娶必用八月，女先求男，出賤男而貴女。同姓還相婚姻，使婆羅門引壻見婦，握手相付，呪曰：吉利吉利，爲成禮死者焚之中野，謂之火葬。其寡婦孤居，散髮至老。國王事尼乾道，鑄金銀人像，大十圍。元嘉初，陽邁侵暴日南九德諸郡。交州刺史杜弘文、建牙欲討之，聞有代乃止。八年，又寇九德郡，入四會浦口。交州刺史阮彌之遣隊王相道生帥兵赴討，攻區粟城，不尅，乃引還。十二年十五年十六年十八年，每遣使貢獻，亦陋薄而寇盜不已。文帝忿其違傲，二十三年使交州刺史檀和之振武將軍宗慤伐之，和之遣司馬蕭景憲爲前鋒。陽邁聞之懼，欲輸金一萬斤，銀十萬斤，銅三十萬斤，還所略日南戶。其大臣善僧達諫止之，乃遣大帥范扶龍戍其北界，區粟城。景憲攻尅之，乘勝卽尅林邑。陽邁父子竝挺身逃奔，獲其珍異，皆是未名之寶。又銷其金人，得黃金數十萬斤。和之高平金鄉人檀馮之子也。以功封雲杜縣子。孝建三年爲南兗州刺史，坐酣飲黷貨，迎獄中女子入內，免官禁錮。後病死，見胡神爲祟，追贈左將軍，謚曰襄子。孝武孝建二年，林邑又遣

長史范龍跋奉使貢獻除龍跋揚武將軍大明二年林邑王范神成又遣長史范流奉表獻金銀器香布諸物明帝泰豫元年又遣使獻方物齊永明中范文贇累遣使貢獻梁天監九年文贇子天凱奉獻白猴詔加持節督緣海諸軍事威南將軍林邑王死子弼毳跋摩立奉表貢獻普通七年王高成勝鎧遣使獻方物詔以爲持節督緣海諸軍事綏南將軍林邑王大通元年又遣使貢獻大通二年行林邑王高成律陀羅跋摩遣使貢獻詔以爲持節督緣海諸軍事綏南將軍林邑王六年又遣使獻方物廣州諸山竝獠種類繁熾前後屢爲侵暴歷世患之宋季武大明中合浦大帥陳檀歸順拜龍驤將軍檀乞官軍征討未附乃以檀爲高興太守遣前朱提太守費沈龍驤將軍武期南伐并通朱崖道竝無功輒殺檀而反沈下獄死

扶南國日南郡之南海西大灣中去日南可七千里在林邑西南三千餘里城去海五百里有大江廣十里從西流東入海其國廣輪三千餘里土地洿下而平博氣候風俗大較與林邑同出金銀銅錫沈木香象犀孔翠五色鸚鵡其南界三千餘里有頓遜國在海崎上地方千里城去海十里有五王竝羈屬扶南頓遜之東界通交州諸賈人其西界接天竺安息徼外諸國往還交易其市東西交會日有萬餘人珍物寶貨無不有又有酒樹似安石榴采其花汁停瓮中數日成酒頓遜之外大海洲中又有毗騫國去扶南八千里傳其王身長丈二頭長三尺自古不死莫知其年王神聖國中人善惡及將來事王皆知之是以無敢欺者南方號曰長頸王國俗有室屋衣服噉粳米其人言語小異扶南有山出金金露生石上無央限也國法刑人竝於王前噉其肉國內不受估客有

往者亦殺而噉之。是以商旅不敢至。王常樓居，不血食，不事鬼神。其子孫生死如常人。唯王不死。扶南王數使與書相報答。常遣扶南王純金五十人，食器形如圓盤，又如瓦塢，名爲多羅。受五升，又如椀者，受一升。王亦能作天竺書，書可三千言，說其宿命所由。與佛經相似。竝論善事。又傳扶南東界，卽大漲海。海中有大洲，洲上有諸薄國。國東有馬五洲，復東行漲海千餘里，至自然大洲。其上

有樹生火中，洲左近人剝取其皮，紡績作布，以爲手巾，與蕉麻無異。而色微青黑。若小垢滂，則投火中，復更精潔。或作燈炷，用之不知盡。扶南國俗本裸，文身被髮，不制衣裳。以女人爲王，號曰柳葉。年少壯健，有似男子。其男有激國，有事鬼神者，字混填。夢神賜之弓，乘賈人舶入海。混填晨起，卽詣廟於神樹下，得弓，便依夢乘舶入海。遂至扶南外邑。柳葉人衆見舶至，欲劫取之。混填卽張弓射其舶，穿度一面，矢及侍者。柳葉大懼，舉衆降。混填填乃教柳葉穿布貫頭，形不復露。遂君其國，納柳葉爲妻。生子分王七邑。其後王混盤，況以詐力，間諸邑，令相疑阻，因舉兵攻併之。乃選子孫中分居諸邑，號曰小王。盤況年九十餘，乃死。立中子盤盤，以國事委其大將范蔓。盤盤立三年死。國人共舉蔓爲王。蔓勇健，有權畧。復以兵威攻伐旁國，咸服屬之。自號扶南大王。乃作大船，窮漲海，開國十餘闕地，五六千里。次當伐金鄰國。蔓遇疾，遣太子金生代行。蔓姊子旃，因篡蔓自立。遣人詐金生而殺之。蔓死時，有乳下兒，名長在人間。至年二十，乃結國中壯士，襲殺旃。旃大將范尋，又攻殺長，而代立。更繕國內，起觀閣，遊戲之朝。且中晡，三四見客，百姓以蕉蔗龜鳥爲禮。國法無牢獄，有訟者，先齊三日，乃燒斧極赤，令訟者捧行七步。又以金鑲雞卵，投沸湯中，令探取之。若無實者，手卽爛。有

理者則不。又于城溝中養鱔魚。門外圈猛獸。有罪者輒以餒猛獸及鱔魚。魚獸不食爲無罪。三日乃放之。鱔大者長三丈餘。狀似鼉。有四足。喙長六七尺。兩邊有齒。利如刀劍。常食魚。遇得麋鹿及人亦噉之。蒼梧以南及外國皆有之。吳時遣中郎康泰宣化從事朱應使於尋國。國人猶裸。唯婦人著貫頭。泰應謂曰。國中實佳。但人褻露可怪耳。尋始令國內男子著橫幅。橫幅今汗漫也。大家乃截錦爲之。貧者乃用布。晉武帝太康中。尋始遣使貢獻。穆帝升平元年。天竺旃檀奉表獻馴象。詔以勞費停之。其後王儵陳如。本天竺婆羅門也。有神語曰。應王扶南。儵陳如心悅。南至盤盤。扶南人聞之。舉國欣戴。迎而立焉。復改制度。用天竺法。儵陳如死。後王特梨。隋跋摩。宋文帝元嘉十一年。十二年。十五年。奉表獻方物。齊永明中。王儵陳如。閩邪跋摩。遣使貢獻。梁天監二年。跋摩復遣使送珊瑚佛像。并獻方物。詔授安南將軍。扶南王其國人皆醜黑。拳髮。所居不穿井。數十家共一池。引汲之。俗事天神。天神以銅爲像。二面者四手。四面者八手。手各有所持。或小兒。或鳥獸。或日月。其王出入乘象。嬪侍亦然。王坐則偏踞。翹膝。垂左膝至地。以白疊敷前。設金盆香爐于其上。國俗居喪則剃除鬚髮。死者有四葬。水葬則投之江流。火葬則焚爲灰。燼土葬則瘞埋之。鳥葬則棄之中野。人性貪吝。無禮義。男女恣其奔隨。十年十三年。跋摩累遣使貢獻。其年死。庶子留隋跋摩。殺其嫡弟自立。十六年。遣使竺當抱老奉表貢獻。十八年。復遣使送天竺旃檀瑞像。婆羅樹葉。并獻火齊珠。鬱金。蘇合等香。普通元年中。大通二年。大同九年。累遣使獻方物。五年。復遣使獻生犀。又言其國有佛髮。長一丈二尺。詔遣沙門釋雲寶。隨使往迎之。先是三年八月。武帝改造阿育王佛塔。出舊塔下舍。

利及佛爪髮。髮青紺色。衆僧以手伸之。隨手長短。放之。則旋屈爲蠶形。按僧伽經云。佛髮青而細。猶如藕莖絲。佛三昧經云。我昔在宮沐頭。以尺量髮。長一丈二尺。放已。右旋。還成蠶文。則與帝所得同也。阿育王卽鐵輪王。王闍浮提。一天下。佛滅度後。一日一夜。役鬼神。造八萬四千塔。此卽其一。吳時有尼。居其地。爲小精舍。孫綝尋毀除之。塔亦同滅。吳平後。諸道人復於舊處。建立焉。晉元帝初。度黃。修飾之。至簡文咸安中。使沙門安法程。造小塔。未及成而亡。弟子僧顯。繼而修立。至孝武太元九年。上金相輪及承露。其後有西河離石縣胡人劉薩何。遇疾暴亡。而心猶暖。其家未敢便殯。經七日。更蘇。說云。有兩吏見錄。向西北行。不測遠近。至十八地獄。隨報重輕。受諸楚毒。觀世音語云。緣未盡。若得活。可作沙門。洛下齊臧丹陽會稽。並有阿育王塔。可往禮拜。若壽終。則不墮地獄。語竟。如嗟高巖。忽然醒寤。因此出家。名慧達。遊行禮塔。次至丹陽。未知塔處。及登越城。四望見長千里。有異氣。因就禮拜。果是先阿育王塔所屢放光明。由是定知必有舍利。乃集衆就掘。入一丈。得三石。碑竝長六尺。中一碑有鐵函。函中有銀函。函中又有金函。盛三舍利。及髮爪各一枚。髮長數尺。卽遷舍利。近北對簡文所造塔西。造一層塔。十六年。又使沙門僧尚。加爲三層。卽是武帝所開者也。初穿土四尺。得龍窟。及昔人所捨金銀環釧。釵鑷等諸雜寶物。可深九尺許。至石磔。磔下有石函。函內有鐵壺。以盛銀坩。坩內有金鏤。罌盛三舍利。如粟粒。大圓正光潔。函內有瑠璃椀。椀內得四舍利。及髮爪。爪有四枚。竝爲沈香色。至其月二十七日。帝又到市禮拜。設無碍大會。大赦。是日以金鉢盛水。泛舍利。其最小者。隱不出。帝禮數十拜。舍利乃于鉢內放光。旋回久之。乃當中而止。帝問大僧

正慧念曰。見不可思議事。不慧念答曰。法身常住。湛然不動。帝曰。弟子欲請一舍利。還臺供養。至九月五日。又于寺設無碍大會。遣皇太子。王侯朝貴等。奉迎。是日。風景明淨。傾都觀屬。所設金銀供具等物。竝留寺供養。并施錢一千萬。爲寺基業。至四年九月十五日。帝又至寺。設無碍大會。豎二刹。各以金罌。次玉罌。重盛舍利。及爪髮。內七寶塔內。又以石函盛寶塔。分入兩刹。刹下。及王侯妃主。百姓富室。所捨金銀環釧等珍寶。充積。十一年十一月二日。寺僧又請帝於寺。發般若經題。爾夕。二塔俱放光明。敕鎮東邵陵王綸。製寺大功德碑文。先是二年。改造會稽鄞縣塔。開舊塔中。出舍利。遣光宅寺釋敬脫等四僧。及舍人孫照。暫迎還臺。帝禮拜竟。卽送還縣。入新塔下。此縣塔。亦是劉薩何所得也。晉咸和中。丹陽尹高惺。行至張侯橋。見浦中五色光。長數尺。不知何怪。乃令人於光處。得金像。無有光。跌惺乃下車。載像還臺。長于巷。首牛不肯進。惺乃令馭人。任牛所之。牛徑牽至寺。惺因留像。付寺僧。每至夜中。常放光明。又聞空中有金石之響。經一歲。臨海漁人張係世。於海口。忽見有銅花。跌浮出。取送縣。縣人以送臺。乃施像足。宛然合會。簡文咸安元年。交州合浦人董宗之。採珠沒水底。得佛光燄。交州送臺。以施於像。又合焉。自咸和中。得像。至咸安初。歷三十餘年。光跌始具。初高惺得像後。有西域胡僧五人。來詣惺。曰。昔於天竺。得阿育王造像。來至鄴下。逢胡亂。埋于河邊。今尋覓失所。五人嘗一夜俱夢見像。曰。已出江東。爲高惺所得。惺乃送此五僧。至寺見像。噓歎涕泣。像便放光照燭殿宇。又瓦官寺慧邃。欲模寫像形。寺主僧尚慮損金色。謂邃曰。若能令像放光。回身西向。乃可相許。慧邃便懇拜請。其夜像卽轉坐。放光。回身西向。明旦。便許摸之。像跌。先有外

明本作救
日也

画人張繇

國書莫有識者。後有三藏那跋摩識之云。是阿育王為第四女所造也。及大同中。出舊塔舍利。攻市寺側。數百家宅地。以廣寺域。造諸堂殿。并瑞像。周回閣等。窮於輪奐焉。其圖諸經變。竝吳人張繇運手。繇丹青之工。一時冠絕。

西南夷訶羅陀國。宋元嘉七年遣使奉表曰。伏承聖主信重三寶。興立塔寺。周滿世界。今故遣使二人表此微心。

呵羅單國都闍婆洲。元嘉七年遣使獻金剛指環。赤鸚鵡鳥。天竺

國白疊古貝。葉波國古貝等物。十年呵羅單國王毗沙跋摩奉表

曰。常勝天子陛下。諸佛世尊。常樂安隱。三達六通。為世間導。是名

如來。是故至誠。五體敬禮。其後為子所篡奪。十二年又上表。二十

六年文帝詔曰。阿羅單婆皇婆達三國。頻越遐海。款化納貢。遠誠

宜甄可竝加除授。乃遣使策命之。二十九年又遣長史婆和沙彌

獻方物

婆皇國。元嘉二十六年國王舍利婆羅跋摩遣使獻方物。四十一

種文帝策命之為婆皇國王。二十八年復遣使貢獻。孝武孝建三

年又遣長史竺那婆智奉表獻方物。以那婆智為振威將軍。大明

三年獻赤白鸚鵡。大明八年明帝泰始二年又遣使貢獻。明帝以

其長史竺須羅遠前長史振威將軍竺那婆智竝為龍驤將軍。

婆達國。元嘉二十六年國王舍利不陵伽跋摩遣使獻方物。文帝

策命之為婆達國王。二十六年二十八年復遣使獻使物。

闍婆達國。元嘉十二年國王師黎婆達呵隨羅跋摩獻使奉表曰。

宋國大主大吉天子足下。教化一切種智。安隱天人師。降伏四魔。

成等正覺。轉尊法輪。度脫眾生。我雖在遠。亦霑靈潤。

繫繫國。元嘉孝建大明中。竝遣使貢獻。梁中大通元年四年其王

使使奉表累送佛牙及畫塔并獻沈檀等香數十種六年八月復遣使送菩提國舍利及畫塔圖并菩提樹葉詹糖等香

丹丹國中大通二年其王遣使奉表送牙像及畫塔二軀并獻火齊珠古貝雜香藥大同元年復遣使獻金銀瑠璃雜寶香藥等物

千陀利國在海南洲上其俗與林邑扶南略同出班布古貝檳榔檳榔特精好為諸國之極宋孝武世王釋婆羅那隣陀遣長使竺

留陀獻金銀寶器梁天監元年其瞿曇修跋陀羅以四月八日夢一僧謂曰中國今有聖主十年之後佛法大興汝若遣使貢奉禮

敬則土地豐樂商旅百倍若不信我則境土不得自安初未之信既而又夢此僧曰汝若不信我當與汝往觀乃於夢中至中國拜

觀天子既覺心異之陀羅本工畫乃寫夢中所見武帝客質飾以丹青仍遣使并畫工奉表獻玉盤等物使人既至摸寫帝形以還

其國比本畫則符同焉因盛以寶函日加敬禮後跋陀羅死子毗針邪跋摩立十七年遣長史毗員跋摩奉表獻金芙蓉雜香藥等普

通元年復遣使獻方物狼牙修國在南海中其界東西三十日行南北二十日行北去廣

州二萬四千里土氣物產與扶南略同偏多棧沉婆律香等其俗男女皆袒而被髮以古貝為子漫其王及貴臣乃加雲霞布覆脚

以金繩為絡帶金環貫耳女子則布以瓔珞繞身其國累埽為城重門樓閣王出乘象有幡旄旗鼓白蓋兵衛甚嚴國人說立國

以來四百餘年後嗣衰弱王族有賢者國人歸向之王聞乃加囚執其鎖無故自斷王以為神因不敢害乃逐出境遂奔天竺天竺

妻以長女俄而狼牙王死大臣迎遂為王二十餘年死子婆伽達多立天監十四年遣使阿撤多奉表

胎字四字
帶金裝
劍偏坐
金高坐
以銀燈
支足侍
女皆為
金花雜
寶三飾

明本作王

新淘印
信度河
也
明本作鐵

蘇合香

婆利國在廣州東南海中洲上。去廣州二月日行。國界東西五十日行。南北二十日行。有一百三十六聚。土氣暑熱如中國之盛夏。穀一歲再熟。艸木常榮。海出文螺。紫貝有石。名增貝羅。初采之。柔軟。及刻削為物。暴乾之。遂大硬。其國人披古貝如屨。及為都綬。乃用班絲者。以瓔珞繞身。頭著金冠。高尺餘。形如弁。綴以七寶之飾。或持白毘拂。及孔雀扇。王出以象駕輿。輿以雜香為之。上施羽蓋。珠簾。其導從吹螺擊鼓。王姓憍陳如。自古未通中國。問其先。及年數不能記。自言白淨王夫人。即其國女。天監十六年。遣使奉表獻金席等。普通三年。其王頻伽復遣使珠智。獻白鸚鵡。青蟲兜。瑠璃器。古貝螺杯。雜香藥等數十種。

中天竺國在大月支東南數千里。地方三萬里。一名身毒。漢世張騫使大夏。見印竹杖。蜀布。國人云。市之身毒。即天竺也。從月支高附西南至西海。東至盤越。列國數十。每國置玉。其名雖異。皆身毒也。漢時。羈屬月支。其俗土著。與月支同。而卑溼暑熱。人畏戰。弱於月支。國臨大江。名新陶。源出崑崙。分為五江。總名恒水。其水甘美。下有真鹽。色正白。如水精。上出犀象。貂鼠。瑇瑁。火齊。金銀銅錢。金縷織成。金罽。細靡白疊。好裘毼毼。火齊。狀如雲母。色如紫金。有光曜。別之則蟬翼。積之則如紗。穀之重沓也。西與大秦安息。交市。海中多大秦珍物。珊瑚。琥珀。金碧珠璣。琅玕。鬱金。蘇合。蘇合是諸香。汁煎之。非自然一物也。又云。大秦人采蘇合。先榨其汁。以為香膏。乃賣其滓。與諸國。買人是以展轉來達中國。不大香也。鬱金猶出罽賓國。華色正黃。而細與芙蓉華裏被蓮者相似。國人先取以上佛寺。積日槁。乃糞去之。買人以轉賣。與他國也。漢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來獻。漢世唯一通焉。其國人行買。

往往至扶南日南交趾其南徼諸國人少有到大秦者孫權黃武五年有大秦賈人字秦論來到高陞太守吳邈遣送詣權權問論方土風俗論具以事對時諸葛恪討丹陽獲黝歛短人論見之曰大秦希見此人權以男女各十人差吏會稽劉咸送論咸於道物故乃徑還本國也漢和帝時天竺數遣使貢獻後西域反叛遂絕至桓帝延熹三年四年頻從日南徼外來獻魏晉世絕不復通唯吳時扶南王范旃遣親人蘇勿使其國從扶南發投拘利口循海大灣中正西北入歷灣邊數國可一年餘到天竺江口逆水行七千里乃至焉天竺王驚曰海濱極遠猶有此人乎卽令觀視國內仍差陳宋等二人以月支馬四疋報旃勿積四年方至其時吳遣中郎康泰使扶南及見陳宋等具問天竺土俗云佛道所興國也人敦龐土饒沃其王號茂論所都城郭水泉分流繞于濕壑下注大江其宮殿皆雕文鐫刻街曲市里屋舍樓觀鐘鼓音樂服飾香華水陸通流百賈交會器玩珍瑋恣心所欲左右嘉維舍衛葉波等十六大國去天竺或二三千千里共尊奉之以爲在天地之中天監初其王屈多遣長史竺羅達奉表獻瑠璃唾壺雜香古貝等物天竺迦毗黎國元嘉五年國王月愛遣使奉表獻金剛指環摩勒金環諸寶物赤白鸚鵡各一頭明帝泰始二年又遣貢獻以其使主竺扶人竺阿珍並爲建威將軍元嘉十八年蘇摩黎國王那羅跋摩遣使獻方物孝武孝建二年斤陀利國王釋婆羅那隣陀遣長史竺留陀及多獻金銀寶器後廢帝元徽元年婆黎國遣使貢獻凡此諸國皆事佛道佛道自後漢明帝法始東流自此以來其教稍廣別爲一家之學元嘉十二年丹陽尹蕭摹之奏曰佛化被于中國已歷四代而自頃以來更以奢競爲重請自今以後有欲

亂曇標之

鑄銅像者悉詣臺自聞興造塔寺精舍皆先列言須許報然後就功詔可又沙汰沙門罷道者數百人孝武大明二年有曇標道人與羌人高閼謀反上因是下詔所在精加沙汰後有違犯嚴其誅坐于是設諸條禁自非戒行精苦並使還俗而諸寺尼出入宮掖交關妃后此制竟不能行先是晉世庾冰始創議欲使沙門敬王者後桓玄復述其義並不果行大明六年孝武使有司奏沙門接見皆盡敬詔可前廢帝初復舊孝武寵姬殷貴妃薨為之立寺貴妃子子鸞封新安王故以新安為寺號前廢帝殺子鸞乃毀廢新安寺驅斥僧徒尋又毀中興天寶諸寺明帝定亂下令修復宋世名僧有道生道人彭城人父為廣戚令道生為沙門法大弟子幼而聰悟年十五便能講經及長有異解立頓悟義時人推服元嘉十一年卒于廬山沙門慧琳為之誄慧琳者秦郡秦縣人姓劉氏

道生道人

均善論

少出家住冶城寺有才章兼內外之學為廬陵王義真所知嘗著均善論頗貶裁佛法云有白學先生以為中國聖人經綸百世其德弘矣智周萬變天人之理盡矣道無隱旨教罔遺筌聰叡迪哲何負於殊論哉有黑學道士陋之謂不照幽冥之途弗及來生之化雖尚虛心未能虛事不逮西域之深也為客主訓答其歸以為六度與五教並行信順與慈悲齊立論行於世舊僧謂其敗黜釋氏欲加擯斥文帝見論賞之元嘉中遂參權要朝廷大事皆與議焉賓客輻湊門車嘗有數十兩四方贈賂相係勢傾一時方筵七八座上恒滿琳著高屐披貂裘置通呈書佐權倖宰輔會稽孔顛嘗詣之遇賓客填咽暄涼而已顛慨然曰遂有黑衣宰相可謂冠屨失所矣注壽經及莊子逍遙篇文論傳于世又有慧嚴慧議道人竝住東安寺學行精整為道俗所推時鬪場寺多禪僧都下為

相黑衣宰相

明末作常是

摩訶衍

之語曰。鬪場禪師窟。東安談義林。季武大明四年。於中興寺設齋。有一異僧。衆莫之識。問名答言。名明慧。從天安寺來。忽然不見。天下無此寺名。乃改中興曰天安寺。大明中外國沙門摩訶衍。苦節。有青里。人。亦下。出斤。摩訶衍。之。見。摩訶衍。

南史卷七十九

東夷列傳第六十九

蘇州府志

南史卷七十九

列傳第六十九

夷貊下

東夷

西戎

蠻

西城諸國

蠕蠕

東夷之國。朝鮮爲大。得箕子之化。其器物。猶有禮樂云。魏時。朝鮮以東。馬韓。辰韓之屬。世通中國。自晉過江。泛海來使。有高句麗。百濟。而宋齊間。常通職貢。梁興。又有加焉。扶桑國。在昔未聞也。梁普通中。有道人。稱自彼而至。其言元本尤悉。故并錄焉。

齊新行

之語曰。鬪場禪師窟。東安談義林。季武大明四年。於中興寺設齋。有一異僧。衆莫之識。問名。答言。名明慧。從天安寺來。忽然不見。天下無此寺名。乃改中興曰天安寺。大明中外國沙門摩訶衍。苦節有精理。於都下出新經。勝鬘經。尤見重釋學。師子國天竺旁國也。其地和適。無冬夏之異。五穀隨人種。不須時節。其國舊無人。止有鬼神及龍居之。諸國商估來共市易。鬼神不見其形。但出珍寶。顯其所堪價。商人依價取之。諸國人聞其土樂。因此競至。或有住者。遂成大國。晉義熙初。始遣使獻玉像。經十載。乃至像高四尺二寸。玉色絜潤。形制殊特。殆非人工。此像歷晉宋在瓦官寺。先有徵士戴安道。手製佛像五軀。及顧長康維摩畫圖。世人號之三絕。至齊東昏。遂毀玉像。前截臂。次取身。為嬖妾潘貴妃作釵釧。宋元嘉五年。其王刹利摩訶。遣使奉表貢獻。十二年。又

明本作王。

昭和十八年九月二十二日。此日好晴稍冷。

遣使奉獻。梁大通元年。後正迦葉伽羅訶黎邪。使使奉表貢獻。

身身之區草魚。卷九。符集。司之。在。其。器。物。有。不。和。樂。之。刻。碑。草。魚。以東。馬韓。辰韓。之屬。世通中國。自晉過江。泛海來使。有高句麗。百濟。而宋齊間。常通職貢。梁興。又有加焉。扶桑國。在昔未聞也。梁普通中有道人。稱自彼而至。其言元本尤悉。故并錄焉。

丸當作

高句麗在遼東之東千里其先所出事詳北史地方可二千里中有遼山遼水所出漢魏世南與朝鮮獫狁東與沃沮北與夫餘接其王都於九都山下地多大山深谷無原澤百姓依之以居食澗水雖土著無良田故其俗節食好修宮室于所居之左大立屋祭鬼神又祠零星社稷人性凶急喜寇鈔其官有相加對盧沛者古鄒加主簿優台使者帛衣先人尊卑各有等級言語諸事多與夫餘同其性氣衣服有異本有五族有消奴部絕奴部慎奴部灌奴部桂婁部本消奴部爲王微弱桂婁部代之其置官有對盧則不置沛者有沛者則不置對盧俗喜歌儺國中邑落男女每夜群聚歌戲其人潔淨自喜善藏釀跪拜申一脚行皆走以十月祭天大會其公會衣服皆錦繡金銀以自飾大加主簿頭所著似幘而無後其小加著折風形如弁其國無牢獄有罪者則會諸加評議重者便殺之沒入其妻子其俗好淫男女多相奔誘已嫁娶便稍作送終之衣其死有椁無棺好葬金銀財幣盡下送死積石爲封列植松柏兄死妻嫂其馬皆小使登山國人尚氣力便弓矢刀矛有鎧甲習戰鬪沃沮東穢皆屬焉晉安帝義熙九年高麗王高璉遣長史高翼奉表獻赭白馬晉以璉爲使持節都督營州諸軍事征東將軍高麗王樂浪公宋武帝踐祚加璉鎮東大將軍餘官竝如故三年加璉散騎常侍增督平州諸軍事少帝景平二年璉遣長史馬婁等來獻方物遣謁者朱邵伯王邵子等慰勞之元嘉十五年馮弘爲魏所攻敗奔高麗北豐城表求迎接文帝遣使王白駒趙次興迎之并令高麗資遣璉不欲弘南乃遣將孫漱高仇等襲殺之白駒等率所領七千餘人生禽漱殺仇等二人璉以白駒等專殺遣使執送之上以遠國不欲違其意白駒等下獄見原璉每

歲遣使十六年文帝欲侵魏詔璉送馬獻八百疋孝武孝建二年璉遣長史董騰奉表慰國哀再周并獻方物大明二年又獻肅慎氏楛矢石弩七年詔進璉爲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餘官並如故明帝泰始後廢帝元徽中貢獻不絕歷齊並授爵位百餘歲死子雲立齊隆昌中以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營平二州征東大將軍樂浪公梁武帝卽位進雲車騎大將軍天監七年詔爲撫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持節常侍都督王並如故十一年十五年累遣使貢獻十七年雲死子安立普通元年詔安纂襲封爵持節督營平二州諸軍事寧東將軍七年安卒子延立遣使貢獻詔以延襲爵中大通四年六年大同元年七年累奉表獻方物太清二年延卒詔其子成襲延爵位

百濟者其先東夷有三韓國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韓并韓

辰韓各十二國馬韓有五十四國大同萬餘家小國數千家總十餘萬戶百濟卽其一也後漸強大兼諸小國其國本與句麗俱在遼東之東千餘里晉世句麗卽略有遼東百濟亦據有遼西晉平二郡地矣自置百濟郡晉義熙十二年以百濟王餘暎爲使持節都督百濟諸軍事鎮東將軍百濟王宋武帝踐祚進號鎮東大將軍少帝景平二年暎遣長史張威詣闕貢獻元嘉二年文帝詔兼請省閭丘恩子兼副謁者丁敬子等往宣旨慰勞其後每歲遣使奉獻方物七年百濟王餘毗復修貢職以暎爵號授之二十七年毗上書獻方物私假臺使馮野夫西河太守表求易林式占嘗弩文帝並與之毗死子慶代立孝武大明元年遣使求除授詔許之二年慶遣上表言行冠軍將軍右賢王餘紀十一人忠勤並求顯進於是詔並加優進明帝泰始七年遣使貢獻慶死立子牟都

都死。立子牟大齊永明中除大都督百濟諸軍事鎮東大將軍百
 濟王梁天監元年進大號征東將軍尋為高句麗所破衰弱累年
 遷居南韓地普通二年王餘隆始復遣使奉表稱累破高麗今始
 與通好百濟更為強國其年梁武帝詔隆為使持節都督百濟諸
 軍事寧東大將軍百濟王五年隆死詔復以其子明為持節督百
 濟諸軍事綏東將軍百濟王號所都城曰固麻謂邑曰檐魯如中
 國之言郡縣也其國土有二十二檐魯皆以子弟宗族分據之其
 人形長衣服潔淨其國近倭頗有文身者言語服章略與高麗同
 呼帽曰冠襦曰複衫袴曰禪其言參諸夏亦秦韓之遺俗云中太
 通六年大同七年累遣使獻方物并取溫繁等經義毛詩博士并
 工匠畫師等並給之太清三年遣使貢獻及至見城闕荒毀並號
 慟涕泣侯景怒因執之景平乃得還國

四明本

明本
泰

新羅其先事詳北史在百濟東南五十餘里其地東濱大海南北
 與句麗百濟接魏時曰新盧宋時曰新羅或曰斯羅其國小不能
 自通使聘梁普通二年王姓慕名秦始使隨百濟奉獻方物其俗
 呼城曰健牟羅其邑在內曰啄評在外曰邑勒亦中國之言郡縣
 也國有六啄評五十二邑勒土地肥美宜植五穀多桑麻作織布
 服牛乘馬男女有別其官名有子賁旱支壹旱支齊旱支謁旱支
 壹吉支奇貝旱支其冠曰遺子禮襦曰尉解袴曰柯半靴曰洗其
 拜及行與高麗相類無文字刻木為信語言待自濟而後通焉
 倭國其先所出及所在事詳北史其官有伊支馬次日彌馬獲支
 次曰奴往鞮人種禾稻紵麻蠶桑織績有薑桂橘椒蘇出黑雉真
 珠青玉有獸如牛名山鼠又有大蚰吞此獸蚰皮堅不可斫其上
 有孔乍開乍閉時或有光射中而蚰則死矣物產略與儋耳朱崖

同地氣溫暖風俗不淫男女皆露髮富貴者以錦繡雜采爲帽似中國胡公頭食飲用蘆豆其死有棺無槨封土作冢人性皆嗜酒俗不知正歲多壽者或至八九十或至百歲其俗女多男少貴者至四五妻賤者猶至兩三妻婦人不姪妬無盜竊少評訟若犯法輕者沒其妻子重則滅其宗族晉安帝時有倭王讚遣使朝貢及宋武帝永初二年詔曰倭讚遠誠宜甄可賜除授文帝元嘉二年讚又遣司馬曹達奉表獻方物讚死弟珍立遣使貢獻自稱使持節都督倭百濟新羅任那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國王表求除正詔除安東將軍倭國王珍又求除正倭洎等十三人平西征虜冠軍輔國將軍等號詔竝聽之二十年倭國王濟遣使奉獻復以爲安東將軍倭國王二十八年加使持節都督倭新羅任那加羅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將軍如故并除所上二十三人職濟死世子興遣使貢獻孝武大明六年詔授興安東將軍倭國王興死弟武立自稱使持節都督倭百濟新羅任那加羅秦韓慕韓七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國王順帝昇明二年遣使上表言自晉祖禰躬擐甲冑跋涉山川不遑寧處東征毛人五十五國西服衆夷六十六國陵平海北九十五國王道融秦廓土遐畿累葉朝宗不愆于歲道逕百濟裝飾船舫而句麗無道圖欲見吞臣亡考濟方欲大舉奄喪父兄使垂成之功不獲一簣今欲練兵申父兄之志竊自假開府儀同三司其餘咸各假授以勸忠節詔除武使持節都督倭新羅任那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鎮東大將軍梁武帝卽位進武號征東大將軍其南有侏儒國人長四尺又南有黑齒國裸國去倭四千餘里船可行一年至又西南萬里有海人身黑眼白裸而醜其肉美行者或射而食之文身國在倭

東北七千餘里。人體有文如獸。其額上有三文。文直者貴。小文者賤。土俗歡樂。物豐而賤。行客不齋糧。有屋宇。無城郭。國王所居。飾以金銀珍麗。繞屋爲塹。廣一丈。實以水銀。雨則流於水銀之上。市用珍寶。犯輕罪者。則鞭杖。犯死罪。則置猛獸食之。有枉。則獸避而不食。經宿則赦之。大漢國在文身國東。五千餘里。無兵士。不攻戰。風俗並與文身國同。而言語異。

扶桑國者。齊永元元年。其國有沙門慧深。來至荊州。說云。扶桑在大漢國東。二萬餘里。地在中國之東。其土多扶桑木。故以爲名。扶桑葉似桐。初生如筍。國人食之。實如梨。而赤。績其皮爲布。以爲衣。亦以爲錦。作板屋。無城郭。有文字。以扶桑皮爲紙。無兵甲。不攻戰。其國法。有南北獄。若有犯輕罪者。入南獄。重罪者。入北獄。有赦。則放南獄。不赦。北獄。在北獄者。男女相配。生男。八歲爲奴。生女。九歲爲婢。犯罪之身。至死不出。貴人有罪。國人大會。坐罪人於坑。對之宴飲。分訣。若死別焉。以灰繞之。其一重。則一身屏退。二重。則及子孫。三重者。則及七世。名國王爲乙。祔貴人第一者。爲對盧。第二者。爲小對盧。第三者。爲納咄沙。國王行。有鼓角導從。其衣色隨年。改易。甲乙年。青。丙丁年。赤。戊巳年。黃。庚辛年。白。壬癸年。黑。有牛角甚長。以角載物。至勝。二十斛。有馬車。牛車。鹿車。國人養鹿。如中國畜牛。以乳爲酪。有赤梨。經年不壞。多蒲桃。其地無鐵。有銅。不貴金銀。市無租估。其昏姻法。則婿往女家。門外作屋。晨夕灑掃。經年而女不悅。卽驅之。相悅。乃成昏。昏禮。大抵與中國同。親喪。七日不食。祖父母喪。五日不食。兄弟伯叔姑姊妹。三日不食。設坐爲神像。朝夕拜奠。不制衰經。嗣王立。三年。不親國事。其俗舊無佛法。宋大明二年。罽賓國。嘗有比丘五人。游行其國。流通佛法。經像。敎令出家。風

俗遂改。慧深又云：扶桑東千餘里，有女國，容貌端正，色甚潔白，身體有毛，髮長委地。至二三月，競入水，則任娠。六七月產子，女人胸前無乳，頂後生毛，根白，毛中有汁，以乳子，百日能行。三四年則成人矣。見人驚避，偏畏丈夫，食鹹艸，如禽獸。鹹艸葉似邪蒿而氣香，味鹹。梁天監六年，有晉安人度海，為風所飄，至一島，登岸，有人居止，則如中國，而言語不可曉。男則人身有狗頭，其聲如吠，其食有小豆，其衣如布，築土為牆，其形圓，其戶如竇云。

河南宕昌鄧至武興，其本竝為氐羌之地。自晉南遷，九州分裂，此等諸國地分西垂，提挈于魏時，通江左，今採其舊土，編于西戎云。

河南王者，其先出自鮮卑慕容氏。初慕容奕落干有二子，庶長曰吐谷渾，嫡曰鹿洛干。卒，鹿嗣位。吐谷渾避之西徙，上隴，度抱罕，出涼州西南，至赤水，而居之。地在河南，故以為號。事詳北史。其界東

明本作干

至疊川，西隣于闐，北接高昌，東北通秦嶺，方千餘里。蓋古之流沙地焉。乏艸木，少水潦，四時恒有冰雪。唯六七月雨雹甚盛，若晴則風飄沙礫，常蔽光景。其地有麥，無穀，有青海，方數百里，放牝馬，其側輒生駒。土人謂之龍種，故其國多善馬。有屋宇，雜以百子帳，即穹廬也。著小袖袍，小口袴，大頭長裙帽。女子被髮為辮，其後吐谷渾孫葉延，頗識書記，自謂曾祖奕洛干始封昌黎公，吾蓋公孫之子也。禮以王父字為氏，因姓吐谷渾，亦為國號。至其末孫阿豺，始通江左，受官爵。弟子慕延，宋元嘉末，又自號河南王。慕延死，從弟拾寅立，乃用書契，起城池，築宮殿，其小王竝立宅國中，有佛法。拾寅死，子度易侯立，易侯死，子休留代立。齊永明中，以代為使持節都督西秦河沙三州鎮西將軍，護羌校尉，西秦河二州刺史。梁興進代為征西將軍，代死，子休運等襲爵位。天監十三年，遣使獻金

千明本作干

國有...

七

裝馬腦鍾二口。又表于益州立九層佛寺。詔許焉。十五年。又遣使獻赤舞龍駒及方物。其使或歲再三至。或再歲一至。其地與益州隣。常通商賈。普通元年。又奉表獻方物。籌死子呵羅真立。大通三年。詔以爲寧西將軍。護羌校尉。西秦河二州刺史。真死。子佛輔襲爵位。其世子又遣使獻白龍駒於皇太子。

宕昌國在河南國之東。益州之西北。隴西之地。西羌種也。宋孝武世。其王梁瑾忽始獻方物。梁天監四年。王梁彌博來獻甘艸。當歸。詔以爲使持節都督河涼二州諸軍事。安西將軍。東羌校尉。河涼二州刺史。隴西公。宕昌王。佩以金章。彌博死。子彌泰立。大同七年。復策授以父爵位。其衣服風俗與河南略同。

鄧至國居西涼州界。羌別種也。世號持節平北將軍。西涼州刺史。宋文帝時。王象屈耽遣使獻馬。梁天監元年。詔以鄧至王象舒彭爲督西涼州諸軍事。進號安北將軍。五年。舒彭遣使獻黃著四百斤馬四疋。其俗呼帽曰突何。其衣服與宕昌同。

武興國本仇池。楊難當自立爲秦王。宋文帝遣裴方明討之。難當奔魏。其兄子文德又聚衆葭蘆。宋因授以爵位。魏又攻之。文德奔漢中。從弟僧嗣又自立。復成葭蘆。卒。文德弟文度立。以弟文洪爲白水太守。屯武興。宋世以爲武都王。武興之國自此矣。難當族弟廣香又攻殺文度。自立爲陰平王。葭蘆鎮主死。子晃立。晃死。子崇祖立。崇祖死。子孟孫立。齊永明中。魏南涼州刺史仇池公楊靈珍據泥切山。歸齊。齊武帝以靈珍爲北涼州刺史。仇池公文洪死。以族人集始爲北秦州刺史。武都王。梁天監初。以集始爲持節都督秦雍二州諸軍事。輔國將軍。平羌校尉。北秦州刺史。武都王。靈珍爲冠軍將軍。孟孫爲假節督沙州諸軍事。平羌校尉。沙州刺史。

陰平王集如死子紹先襲爵位二年以靈珍為持節督隴右諸軍事左將軍北涼州刺史仇池王十年孟孫死詔贈安沙將軍北雍州刺史子定襲封爵紹先死子智慧立大同元年克復漢中智慧遣使上表求率四千戶歸梁詔許焉即以爲東益州其國東連秦嶺西接宕昌其大姓有苻氏姜氏梁氏言語與中國同著烏阜突騎帽長身小袖袍小口袴皮鞋地植九穀婚姻備六禮知書疏種桑麻出紬絹布漆蠟椒等山出銅鐵

書云蠻夷猶夏其作梗也已舊及于宋之方盛蓋亦屢興戍役豈詩所謂蠶爾蠻荆大邦爲讎者乎今亦編錄以備諸蠻云爾荆雍州蠻盤瓠之後也種落布在諸郡縣宋時因晉於荊州置南蠻雍州置寧蠻校尉以領之秦武初罷南蠻併大府而寧蠻如故蠻之順附者一戶輸穀數斛其餘無雜調而宋人賦役嚴苦貧者

五溪蠻

不復堪命多逃亡入蠻蠻無徭役強者又不供官稅結黨連郡動有數百千人州郡力弱則起爲盜賊種類稍多戶口不可知也所在多深險居武陵者有雄溪橫溪辰溪酉溪武溪謂之五溪蠻而宜都天門巴東建平江北諸郡蠻所居皆深山重阻人跡罕至焉前世以來屢爲人患少帝景平二年宜都蠻帥石寧等一百二十三人詣闕上獻文帝元嘉六年建平蠻張維之等五十人七年宜都蠻田生等一百一十三人並詣闕獻見其後沔中蠻大動行旅殆絕天門淩中令宋矯之徭賦過重蠻不堪命十八年蠻田向求等爲寇破淩中虜掠百姓荊州刺史衡陽王義季遣行參軍曾孫念討破之免矯之官二十二年南郡臨沮當陽蠻反縛臨沮令傅僧驥荊州刺史南譙王義宣遣中兵參軍王謀討破之先是雍州刺史劉道產善撫諸蠻前後不附者皆引出平土多緣沔爲居及道

產亡蠻又反叛。至孝武出為雍州，群蠻斷道，臺遣軍王沈慶之連年討蠻，所向皆平。事在慶之傳。二十八年正月，龍山雉水蠻寇鈔，涅陽縣南陽太守朱韶遣軍討之，失利。韶又遣二千人係之，蠻乃散走。是歲，涅水諸蠻因險為寇，雍州刺史隨王誕遣使說之，又遣軍討沔北諸蠻，襲濁山，如口，蜀松三砦，尅之。又圍斗錢，相義諸砦，蠻悉力距戰，軍大破之。孝武大明中，建平蠻向光侯寇暴峽川，巴東太守王濟、荊州刺史朱修之遣軍討之，光侯走清江，清江去巴東千餘里。時巴東建平宜都天門四郡蠻為寇，諸郡人戶流散，百不存一。明帝順帝世尤甚，荊州為之虛弊云。

豫州蠻廩君後也。盤瓠廩君，事竝具前史。西陽有巴水、蘄水、希水、赤亭水、西歸水，謂之五水蠻，所在竝深阻，種落熾盛。歷世為盜賊，北接淮、汝、南極江、漢，地方數千里。宋元嘉二十八年，西陽蠻殺南川令劉臺。二十九年，新蔡蠻破大雷戍，畧公私船入湖，有亡命司馬黑石逃在蠻中，共為寇。文帝遣太子步兵校尉沈慶之討之，孝武大明四年，又遣慶之討西陽蠻，大尅獲而反。司馬黑石徒黨三人，其一名智黑石，號曰太公，以為謀主；一人名安陽，號譙王；一人名續之，號梁王；蠻文山羅等討禽續之，為蠻世財所篡。山羅等相率斬世財父子六人。豫州刺史王玄謨遣殿中將軍郭元封慰勞諸蠻，使縛送亡命蠻乃執智安陽二人，送詣玄謨。孝武使于壽陽斬之。明帝初即位，四方反叛，及南賊敗於鵲尾，西陽蠻田益之、田義之、成邪財、田光興等起義，攻鄴州，尅之以益之為輔國將軍，都統四山軍事。又以蠻戶立宋安、光城二郡，以義之為宋安太守，光興為光城太守，封益之邊城縣王，成邪財陽城縣王，成邪財死于婆思襲爵云。

玉門以西。達于西海。考之漢史。通爲西域。高昌。迄于波斯。則其所也。自晉宋以還。雖有時而至。論其風土。甚未能詳。今略備西域諸國。編之于次云。

高昌國。初闕氏爲主。其後爲西河王沮渠茂虔弟無諱襲破之。其王闕爽奔于蠕蠕。無諱據之稱王。一世而滅於魏。其國人又推麴氏爲王。名嘉。魏授爲車騎將軍。司空公。都督秦州諸軍事。秦州刺史。金城郡公。在位二十四年。卒。國諡曰昭武王。子堅。堅嗣位。魏授使持節。驃騎大將軍。散騎常侍。都督瓜州刺史。西平郡公。開府儀同三司。高昌王。其國蓋車師之故地。南接河南。東近敦煌。西次龜茲。北隣敕勒。置四十六鎮。交河。田地高寧。臨川。橫截柳婆。滄林。新興。寧山。始昌。篤進。白刃等鎮。官有四鎮將軍。及置雜號將軍。長史。司馬。門下校郎。中兵校郎。通事舍人。通事令史。諮議。諫議。校尉。主簿。

國人言語與華略同。有五經歷代史。諸子集。面貌類高麗。辨髮。垂之于背。著長身小袖袍。縵襦袴。女子頭髮。辮而不垂。著錦繡纓絡。環釧。昏姻有六禮。其地高燥。築土爲城。架木爲屋。土覆其上。寒暑與益州相似。備植九穀。人多噉麪。及牛羊肉。出良馬。蒲桃。酒。石鹽。多艸木。有艸實如繭繭。中絲如細纒。名曰白疊子。國人取織以爲布。布甚軟白。交市用焉。有朝鳥者。旦旦集王殿前。爲行列。不畏人。日出然後散去。梁大同中。子堅遣使獻鳴鹽枕。蒲桃。良馬。氍毹等物。

滑國者。車師之別種也。漢永建元年。八滑從班勇擊北虜有功。勇上八滑爲後部親漢侯。自魏晉以來。不通中國。至梁天監十五年。其王厭帶夷栗陁。始遣使獻方物。普通元年。遣使獻黃師子。白貂裘。波斯錦等物。七年。又奉表貢獻。魏之居代都。滑猶爲小國。屬蠕

蠕後稍強大。征其旁國波斯盤盤窳窳耆龜茲疎勒姑墨于闐
旬般等國。開地千餘里。土地溫暖。多山川。少樹木。有五穀。國人以
麵及羊肉爲糧。其獸有師子。兩脚駱駝。野驢。有角人。皆善騎射。著
小袖長身袍。用金玉爲帶。女人被裘。頭上刻木爲角。長六尺。以金
銀飾之。少女子。兄弟共妻。無城郭。氈屋爲居。東向開戶。其王坐金牀。
隨太歲轉。與妻竝坐。接客無文字。以木爲契。與旁國通。則使旁國
胡爲胡書。羊皮爲紙。無職官。事天神。火神。每日則出戶祀神。而後
食。其跪一拜而止。葬以木爲槨。父母死。其子截一耳。葬訖卽吉。其
言語待河南人譯。然後通。

野驢有角

見采書

呵跋檀。周古柯。胡密丹等國。竝滑旁小國也。凡滑旁之國。衣服容
貌。皆與滑同。普通元年。使使隨滑使來。貢獻方物。
白題國王。姓支。名史稽毅。其先益匈奴之別種胡也。漢灌嬰與匈

奴戰。斬白題騎一人。是也。在滑國東。去滑六日行。西極波斯土地。
出粟麥瓜果食物。略與滑同。普通三年。遣使獻方物。

龜茲者。西域之舊國也。自晉度江。不通。至梁普通二年。王尼瑞摩
珠那勝。遣使奉表貢獻。

于闐者。西域之舊國也。梁天監九年。始通江左。遣使獻方物。十三
年。又獻波羅婆步鄣。十八年。又獻瑠璃鬘。大同七年。又獻外國刻
玉佛。

渴盤陁國。于闐西小國也。西隣滑國。南接窳窳國。北連沙勒國。都
在山谷中。城周回十餘里。國有十二城。風俗與于闐相類。衣古貝
布。著長身小袖袍。小口袴。地宜小麥。資以爲糧。多牛馬駱駝羊等。
出好氈。王姓葛沙氏。梁中大同七年。始通江左。遣獻方物。

末國。漢世且末國也。勝兵萬餘戶。北與丁零。東與白題。西與波斯。

接土人剪髮著氍帽小袖衣為衫則開頸而縫前多牛羊騾驢其王安末深盤梁普通五年始通江左遣使來貢獻

波斯國其先有波斯匿王者子孫以王父字為氏因為國號國有城周回三十二里城高四丈皆有樓觀城內屋宇數百千間城外

佛寺二三百所西去城十五里有土山山非過高其勢連接甚遠中有鷲鳥噉羊土人極以為患國中有優鉢曇花鮮華可愛出龍

駒馬鹹池生珊瑚樹長一二尺亦有虎魄馬腦真珠玫瑰等國內不以為珍市買用金銀昏姻法下聘財訖女壻將數十人迎婦壻

著金線錦袍師子錦袴戴天冠婦亦如之婦兄弟便來捉手付度夫婦之禮于茲永畢國西及南俱與婆羅門國北與泛慄國接梁

中大通二年始通江左遣使獻佛牙北狄種類寔繁蠕蠕為族蓋匈奴之別種也魏自南遷因擅其地

故無城郭隨水草畜牧以穹廬居辨髮衣錦小袖袍小口袴深雍鞞其地苦寒七月流澌亘河宋昇明中遣王洪軌使焉引之共謀

魏齊建元三年洪軌始至是歲通使求并力攻魏其相國刑基祇羅回表言京房讖云卯金卒草肅應王歷觀圖緯代宋者齊又獻

師子皮袴褶其國後稍侵弱永明中為丁零所破更為小國而移其居梁天監十四年遣使獻馬貂裘普通元年又遣使獻方物是

後數歲一至焉大同七年又獻馬一疋金一斤其國能以術祭天而致風雪前對皎日後則泥潦橫流故其戰敗莫能追及或於中

夏為之則不能雨問其故蓋以暎云論曰自晉氏南度介居江左北荒西裔隔礙莫通至於南徼東遷

界壤所接洎宋元嘉撫運爰命干戈象浦之絕威震冥海于是鞞譯相係無絕歲時以洎齊梁職貢有序及候景之亂邊鄙日蹙陳

明本作自遠星

氏基命衰微已甚救首救尾身其幾何故西賈南琛無聞竹素豈所謂有德則來無道則去者也

昭和十八年九月二十四日朝了此卷

其吾天蓋十四年... 昭和十八年九月二十四日朝了此卷

南史卷八十

列傳第七十

此卷九月初旬了無記日勿辛三問高之也

賊臣

侯景

王偉

熊曇朗

周迪

留異

陳寶應

侯景字萬景魏之懷朔鎮人也少而不羈為鎮功曹史魏末北方大亂乃事邊將爾朱榮甚見器重初學兵法於榮部將慕容超宗未幾超宗每詢問焉後以軍功為定州刺史始魏相高歡微時與

南史卷八十

景甚相友好。及歡誅爾朱氏，景以衆降，仍爲歡用，稍至吏部尚書。非其好也。每獨曰：何當離此反故紙邪？尋封濮陽郡公。歡之敗於沙苑，景謂歡曰：宇文泰恃於戰勝，今必致怠，請以數千勁騎至關中取之。歡以告其妃婁氏曰：彼若得泰，亦將不歸，得泰失景於事，奚益？歡乃止。後爲河南道大行臺位司徒，又言於歡曰：恨不得泰，請兵三萬橫行天下，要須濟江，縛取蕭衍老公，以作太平寺主。歡壯其言，使擁兵十萬，專制河南，杖任若已之半體。景右足短，弓馬非其長，所在唯以智謀。時歡部將高昂、彭樂皆雄勇冠時，唯景常輕之，言似豕突，爾勢何所至？及將鎮河南，請于歡曰：今握兵在遠，姦人易生詐僞，大王若賜以書，請異於他者，許之。每與景書，別加微點，雖子弟弗之知。及歡疾篤，其世子澄矯書召之。景知僞懼禍，因用王偉計，乃以太清元年二月遣其行臺郎中丁和上表求降。

帝召群臣議之。尚書僕射謝舉等皆議納。景非便。武帝不從。初，帝以是歲正月乙卯於善言殿讀佛經，因謂左右黃慧弼曰：我昨夢天下太平，爾其識之。及和至，校景實以正月乙卯日定計。帝由是納之。於是封景河南王大將軍，使持節督河南北諸軍事，大行臺承制。如鄧禹故事。高澄嗣事，爲勃海王，遣其將慕容紹宗圍景于長社。景急，乃求割魯陽長社東荆北竟，請救于西魏。魏遣五城王元慶等率兵救之。紹宗乃退。景復請兵於司州刺史羊鴉仁。鴉仁遣長史鄧鴻率兵至汝水。元慶軍夜遁。鴉仁乃據懸瓠。時景將蔡道遵北歸，言景有悔過志。高澄以爲信然，乃以書喻景，若還許以豫州刺史，終其身。所部文武更不追攝。闔門無恙，并還寵妻愛子。景報書不從。澄知景無歸志，乃遣軍相繼討。景帝聞鴉仁已據懸瓠，遂命群帥指授方略，大舉攻東魏。以貞陽侯蕭明爲都督，明軍

敗見俘紹宗攻潼州刺史郭鳳棄城走景乃遣其行臺左丞王偉
左戶郎中王則詣闕獻策請元氏子弟立為魏主詔遣太子舍人
元貞為咸陽王須度江許即位以乘輿之副資給之高澄又遣慕
容紹宗追景景退保渦陽使謂紹宗曰欲送客邪將定雌雄邪紹
宗曰將決戰遂順風以陳景閉壘頃之乃出紹宗曰景多詭好乘
人背使備之果如其言景命戰士皆被短甲短刀但低視斫人脛
馬足遂敗紹宗軍裨將斛律光尤之紹宗曰吾戰多矣未見此賊
之難也爾其當之光被甲將出紹宗戒之曰勿度渦水既而又為
景敗紹宗謂曰定何如也相持連月景食盡誑其眾以為家口竝
見殺眾皆信之紹宗遙謂曰爾等家竝完乃被髮向北斗以誓之
景士卒竝北人不樂南度其將暴顯等各率所部降紹宗景軍潰
散喪甲士四萬人馬四千疋輜重萬餘兩乃與腹心數騎自碓石

明本作陣

濟淮稍收散卒得馬步八百人南過小城人登陴詬之曰跛脚奴
何為邪景怒破城殺言者而去晝夜兼行追軍不敢逼使謂紹宗
曰景若就禽公復何用紹宗乃縱之既而莫適所歸馬頭戍主劉
神茂者為韋黯所不容因是踏馬乃馳謂景曰壽陽去此不遠城
池險固韋黯是監州耳王若次近郊必郊迎因而執之可以集事
也及至而黯授甲登陴景謂神茂曰事不諧矣對曰黯懦而寡智
可說下也乃遣豫州司馬徐思玉夜入說之黯乃開門納景景執
黯數將斬之久而見釋乃遣于子悅馳以敗聞自求貶削優詔不
許復求資給即授南豫州刺史本官如故帝以景兵新破未忍移
易故以鄱陽王範為合州刺史即鎮合肥魏人攻懸瓠懸瓠糧少
羊鴉仁去懸瓠歸義陽魏人入懸瓠更求和親帝召公卿謀之張

明本作馳

縉朱异咸請許之。景聞未之信，乃偽作鄴人書，求以貞陽侯換景。帝將許之，舍人傅岐曰：「侯景以窮歸義，棄之不祥，且百戰之餘，寧肯束手受繫？」謝舉朱异曰：「景奔敗之將，一使之力耳。」帝從之，復書曰：「貞陽且至，侯景夕反。」景謂左右曰：「我知吳兒老公薄心腸，又請娶於王謝，帝曰：「王謝門高，非偶，可於朱張以下訪之。」景恚曰：「會將吳兒女以配奴。」王偉曰：「今坐聽亦死，舉大事亦死，王其圖之。」於是遂懷反計，屬城居人悉占募為軍士，輒停責市估及田租，百姓子女悉以配將士。又啓求錦萬疋為軍人袍，中領軍朱异議以御府錦署止充領賞，不容以供邊用，請送青布以給之。又以臺所給仗多不能精，啓請東冶鍛工，欲更營造，敕竝給之。景自渦陽敗後，多所徵求，朝廷含弘，未嘗拒絕。是時貞陽侯明遣使還梁，述魏人請許放之還，武帝覽之流涕，乃報明啓，當別遣行人，帝亦欲

明本作咲

息兵，乃與魏和。邈景聞之懼，馳啓固諫，帝不從。爾後表疏跋扈，言辭不遜。又聞遣伏挺、徐陵使魏，不知所為。元貞知景異志，累啓還朝。景謂曰：「將定江南，何不少思？」貞益懼，奔還建鄴，具以事聞。景又徵司州刺史羊鴉仁同逆。鴉仁錄送其使，時鄱陽王範鎮合肥，及鴉仁俱累啓稱景有異志。朱异曰：「侯景數百叛虜，何能為役？」竝抑不奏聞。景所以姦謀益果，乃上言曰：「高澄狡滑，寧可全信。陛下納其詭語，求與連和，臣亦竊所笑也。」臣行年四十有六，未聞江左有佞邪之臣。一旦入朝，乃致躡譱，寧堪粉骨投命，讎門請乞江西一境，受臣控督，如其不許，卽領甲臨江上，向閩越，非唯朝廷自恥，亦是三公肝食。帝使朱异宣語答景使曰：「譬如貧家畜十客，五客尚能得意，朕唯有一客，致有忿言，亦是朕之失也。」景又知臨賀王正德怨望朝廷，密令要結，止德許為內啓。二年八月，景遂發兵，及于

豫州城內集其將帥登壇歃血是日地大震於是以誅中領軍朱
異少府卿徐麟太子左率陸驗制局監周石珍為辭以為姦臣亂
政請帶甲入朝先攻馬頭木柵執太守劉神茂戍主曹璆等武帝
聞之笑曰是何能為吾以折筮筮之乃敕斬景者不問南北人同
賞封二千戶兼一州刺史其人主帥欲還北不須州者賞以絹布
二萬以禮發遣於是詔合州刺史鄱陽王範為南道都督北徐州
刺史封山侯正表為北道都督司州刺史柳仲禮為西道都督通
直散騎常侍裴之高為東道都督同討景濟自歷陽又令侍中開
府儀同三司邵陵王綸持節董督衆軍景聞之謀于王偉偉曰莫
若直掩揚都臨賀及其內大王攻其外天下不足定也兵聞拙速
不聞工遲今便須進路不然邵陵及人九月景發壽春聲云游
獵人不覺也留偽中軍大都督王貴顯守壽春城出軍偽向合肥

明本作助

遂襲譙州昫防董紹先降之執刺史豐城侯泰武帝聞之遣太子
家令王質率兵三千巡江退防景進攻歷陽太守莊鐵鐵遣弟均
夜斫景營戰沒鐵母愛其子勸鐵降景拜其母鐵乃勸景曰急則
應機緩必致禍景乃使鐵為導是時鎮戍相次啓聞朱异尚曰景
必無度江志蕭正德先遣大船數十艘偽載荻實擬濟景至江
將度慮王質為梗俄而質被追為丹陽尹無故自退景聞未之信
乃密遣覘之謂使者質若退折江東樹枝為驗覘人如言而返景大
喜曰吾事辦矣乃自採石濟馬數百疋兵八千人都下弗之覺景
出分襲姑孰執淮南太守文成侯寧遂至慈湖南津校尉江子一
齊還建鄴皇太子見事急入面啓武帝曰請以事委付願不勞聖
心帝曰此自汝事何更問為太子仍停中書省指授內外擾亂相
劫不復通於是詔以揚州刺史宣城王大器為都督內外諸軍事

明本作即

都官尚書羊侃為軍師將軍以副焉遣南浦侯持守東府城西豐
公大春守石頭輕車長史謝禧守白下既而景至朱雀航遣徐思
玉入啓乞帶甲入朝除君側之惡請遣了事舍人出相領解實欲
觀城中虛實帝遣中書舍人賀季主書郭寶亮隨思玉往勞之于
板橋景北面受敕季曰今者之舉何以爲名景曰欲爲帝也王偉
進曰朱异徐麟諂黷亂政欲除姦臣耳景既出惡言留季不遣寶
亮還宮先是大同中童謠曰青絲白馬壽陽來景渦陽之敗求錦
朝廷所給青布及是皆用爲袍采色尚青景乘白馬青絲爲纓欲
以應謠蕭正德先屯丹陽郡至是率所部與景合建康令庾信率
兵千餘人屯航北及景至徹航始除一舶見賊軍皆著鐵面遂棄
軍走南塘游軍復閉航度景皇太子以所乘馬授王質配精兵三
千使援庾信質至領軍府與賊遇未陣便奔景乘勝至闕下西豐

攻下梁書
有城字

公大春棄石頭城走景遣其儀同于子悅據之謝禧亦棄白下城
走景遣百道攻城縱火燒大司馬東西華諸門城中倉卒未有備
乃鑿門樓下水沃火久之方滅賊又斫東掖門將入羊侃鑿門扇
刺殺人賊乃退又登東宮牆射城內至夜簡文募人出燒東宮臺
殿遂盡所聚圖籍數百廚一皆灰燼先是簡文夢有人畫作秦始皇
皇云此人復焚書至是而驗景又燒城西馬廐士林館大府寺明
日景又作木驢數百攻城上擲以石並皆碎破賊又作尖頂木驢
狀似椹石不能破乃作雉尾炬灌以膏蠟叢下焚之賊既不尅士
卒死者甚多乃止攻築長圍以絕內外又啓求誅朱异陸驗徐麟
周石珍等城內亦射賞格出外有能斬景首授以景位并錢一億
萬布絹各萬疋女樂二部莊鐵乃奔歷陽給言景已梟首景城守
郭駱懼棄城走壽陽鐵得入城遂奔尋陽十一月景立蕭正德爲

賊使明不作

帝即偽位居於儀賢堂改年曰正平初童謠有正平之言故立號以應之識者以為正德卒當平殄也景自為相國天柱將軍正德以女妻之景又攻東府城設百尺樓車鉤城堞盡落城陷景使其儀同盧暉畧率數十人持長刀夾城門悉驅城內文武僮身而出使交兵殺之死者三千餘人南浦侯推是日遇害景使正德子見理及暉略守東府城初景至都便唱云武帝已晏駕雖城內亦以為然簡文慮人情有變乃請上輿駕巡城上將登城陸驗諫曰陛下萬乘之重豈可輕脫因泣下帝深感其言乃幸大司馬門聞蹕聲皆鼓譟軍人莫不肩涕百姓乃安景又於城東西各起土山以臨城城內亦作兩山以應之簡文以下皆親畚鍤初景至便望尅定建鄴號令甚明不犯百姓既攻不下人心離沮又恐援軍總集眾必潰散乃縱兵殺掠交尸塞路富室豪家恣意剝子女妻妾

悉入軍營又募北人先為奴者竝令自拔賞以不次朱异家黥奴乃與其儕踰城投賊景以為儀同使至闕下以誘城內乘馬披錦袍詎曰朱异五十年仕官方得中領軍我始事侯王已為儀同于是奴僮競出盡皆得志景食石頭常平倉既盡便掠居人爾後米一升七八萬錢人相食有食其子者又築土山不限貴賤晝夜不息亂加毆捶疲羸者困殺以填山號哭之聲動天地百姓不敢藏隱竝出從之旬日間眾至數萬景儀同范桃棒密貪重賞求以甲士二千人來降以景首應購遣文德王帥前白馬游軍主陳昕夜踰城入密啓言狀簡文以啓上上大悅使報桃棒事定許封河南王鑄銀券以與之簡文恐其詐猶豫不決上怒曰受降常理何忽致疑朱异傳岐同請納之簡文曰吾即堅城自守所望外援外援若至賊豈足平今若開門以納桃棒桃棒之意尚且難知一旦傾

前果書
作因是

危悔無及矣。桃棒又曰：今止將所領五百餘人，若至城門，自皆脫甲乞朝。廷賜容事濟之時，係禽侯景簡文，見其言愈疑之。朱异以手搥胸曰：今年社稷去矣。俄而桃棒軍人魯伯和告景，並烹之。至是，邵陵王綸率西豐公大春、新塗公大成、永安侯確、南安鄉侯駿、前譙州刺史趙伯超、武州刺史蕭弄璋、步兵校尉尹思合等馬步二萬，發自京口，直據鍾山。景黨大駭，咸欲逃散，分遣萬餘人拒戰。綸大敗之於愛敬寺下。景初聞綸至，懼形於色。及敗軍還，尤言其盛愈恐，命具舟石頭，將北濟。任約曰：去鄉萬里，走欲何之？戰若不捷，君臣同死。艸間乞活，約所不為。景乃留宋子仙守壁，自將銳卒拒綸陣於覆舟山北，與綸相持。會暮，景退還。南安侯駿率數十騎挑之，景回軍。駿退時，趙伯超陣于玄武湖北，見駿退，仍率軍前走。衆軍前亂，遂敗績。綸奔京口，賊執西豐公大春、綸司馬莊丘慧達。

直閣將軍胡子約、廣陵令霍雋等來送城下。逼令云：已禽邵陵王。霍雋獨云：王小失利，已全軍。還京口，城中但堅守，援軍尋至。語未卒，賊以刀傷其口。景義而釋焉。正德乃收而害之。是日，鄱陽世子嗣裴之高至後渚，結營於蔡州。景分軍屯南岬。十二月，景造諸攻具及飛樓、撞車、登城車、鉤堞車、階道車、火車，並高數丈。車至二十輪，陳於闕前。百道攻城，以火焚城東，南隅大樓因火勢以攻城。城上縱火悉焚其攻具。賊乃退。是時，景土山成，城內土山亦成。以太府卿韋黯守西土山，左衛將軍柳津守東土山。山起芙蓉層樓，高四丈，飾以錦罽，捍以烏篷。山峯相近，募敢死士，厚衣袍鎧，名曰僧騰客，配二山，交稍以戰。鼓叫沸騰，昏且不息。土山攻戰既苦，人不堪命。柳津命作地道，毀外山，擲雉尾炬，燒其櫓堞。外山崩，壓賊且盡。賊又作蝦蟇車，運土石填壘，戰士升之。樓車四面並至，城內飛

明史作叫

石碎其車賊死積於城下賊又掘城東南角城內作迂城形如却月以捍之賊乃退材官將軍宋嶷降賊因爲立計引玄武湖水灌臺城闕前御街竝爲洪波矣又燒南岸居人營寺莫不咸盡司州刺史柳仲禮衡州刺史韋粲南陵太守陳文徹宣猛將軍李孝欽等皆來赴援鄱陽世子嗣裴之高又濟江柳仲禮營朱雀航南裴之高營南苑韋粲營青塘陳文徹李欽屯丹陽郡鄱陽世子嗣營小航南竝緣淮造柵及旦景方覺乃登禪靈寺門樓以望之見韋粲營壘未合度兵擊之粲敗景斬粲首徇城下柳仲禮聞粲敗不遑貫甲與數十人赴之遇賊斬首數百仍投水死者千餘人仲禮深入馬陷泥亦破重創自是賊不敢濟听邵陵王綸又與臨城公大連等自東道集于南岍荆州刺史湘江王繹遣世子方等兼司馬吳暉天門太守樊文皎赴援營于州子岍前高州刺

東明

史李遷仕前司州刺史羊鴉仁又率兵繼至既而鄱陽世子嗣永安侯確羊鴉仁李遷仕樊文皎率衆度淮攻破賊東府城前柵遂營于青溪水東景遣其儀同宋子仙緣水西立柵以相拒景食稍盡人相食者十五六初援兵至北岍衆號百萬百姓扶老攜幼以候王師纔過淮便競剝掠徵責金銀列營而立至相疑貳邵陵王綸柳仲禮甚於讎敵臨城公大連永安侯確逾於水火無有鬪心賊黨有欲自拔者聞之咸止賊之始至城中纔得固守平蕩之事期望援軍既而中外斷絕有羊車兒獻計作紙鴉繫以長繩藏於中簡文出太極殿前因西北風而放冀得書達群賊駭之謂是厭勝之術又射下之其危急如此是時城中圍逼既久膜味頓絕簡文上廚僅有一肉之膳軍士煮弩熏鼠捕雀食之殿堂舊多鴿群聚至是殲焉初宮門之閉公卿以食爲念男女貴賤竝出負米

得四十萬斛。收諸府藏錢，帛五十億萬，竝聚德陽堂，魚鹽樵採，所
取益寡。至是，乃壞尚書省，為薪，撤薦，剉以飼馬，盡又食，飢焉。御甘
露廚，有乾苔，味酸鹹，分給戰士。軍人屠馬於殿省間，鬻之，雜以人
肉食者，必病。賊又置毒於水竇，於是稍行腫滿之疾。城中疫死者
大半。初，景之未度江，魏人遣檄，極言景反覆猜忍。又言：帝飾智驚
愚，將為景欺。至是，禍敗之狀，皆如所陳。南人咸以為讖。時景軍亦
飢，不能復戰。東城有積粟，其路為援軍所斷。且聞湘東王下荊州
兵，彭城劉逸乃說景曰：大軍頓兵已久，攻城不拔，今眾軍雲集，未
易可破。如聞軍糧不支一月，運漕路絕，野無所掠，嬰兒掌上，信在
於今。未若乞和，全師而反。景乃與王偉計，遣任約至城北，拜表偽
降。以河南自効。帝曰：吾有死而已，寧有是議。且賊凶逆多詐，此言
云何可信。既而城中日蹙，簡文乃請武帝曰：侯景圖逼，既無勤王

之師，今欲許和，更思後計。帝大怒曰：和不如死。簡文曰：城下之盟，
乃是深恥。白刃交前，流矢不顧。上遲回久之，曰：爾自圖之。無令取
笑千載。乃聽焉。景請割江右四州地，并求宣城王大器出送。然後
解圍濟江，仍許遣其儀同于子悅、左丞王偉入城為質。中領軍傅
岐議以宣城王嫡嗣之重，有輕言者，請劔擊之。乃請石城公大款
出送，詔許焉。遂於西華門外設壇，遣尚書僕射王克兼侍中、上甲
鄉侯韶兼散騎常侍蕭瑳與于子悅、王偉等登壇共盟。右衛將軍
柳津出西華門下，景出其柵門與津遙相對，刑牲歃血。南兗州刺
史南康嗣王會理、前青冀二州刺史湘潭侯退、西昌侯世子彧率
眾三萬，至于馬印洲。景慮北軍自白下而上，斷其江路，請悉勒聚
南岬，敕乃遣北軍竝進江潭苑。景又啓稱：永安侯趙威方頓隔柵，
詭臣云：天子自與爾盟，我終當逐汝。乞召入城，即進發。敕竝召之。

于明本

景遂運東城米千石頭食乃足又啓云西岍信至高澄已得壽春
鍾離便無處安足權借廣陵譙州須征得壽春鍾離即以奉還朝
廷時荊州刺史湘東王繹師于武成河東王譽次巴陵前信州刺
史桂陽王慥頓江津竝未之進既有敕班師湘東王欲旋中記
室參軍蕭賁曰景以人臣舉兵向闕今若放兵未及度江童子能
斬之必不爲也大王以十萬之師未見賊而退若何湘東王不悅
賁骨鯁士也每恨湘東不入援嘗與王雙六食子未下賁曰殿下
都無下意王深爲憾遂因事害之景既知援軍號令不一終無勤
王之效又聞城中死疾轉多當有應之者既却湘東王等兵又得
城東之米王偉且說景曰王以人臣舉兵背叛圍守宮闕已盈十
旬逼辱妃王陵穢宗廟今日持此何處容身願且觀變景然之乃
乃表陳武帝十失三年三月丙辰朔城內干太極殿前設壇使恭

王明本作
主是也

甲明本

太宰尚書僕射王克等告天地神祇以景違盟舉烽鼓譟初城圍
之日男女十餘萬貫田者三萬至是疾疫且盡守埤者止二三千
人竝悉羸懦橫屍滿路無人埋瘞臭氣熏數里爛汁滿溝洫於是
羊鴉仁柳仲禮鄱陽世子嗣進軍於東府城北柵壘未立爲景將
宋子仙所敗送首級於闕下景又遣于子悅乞城內遣御史中丞
沈浚至景所無去意浚因責之景大怒即決石闕前水百道攻城
晝夜不息丁卯邵陵王世子子堅帳內白雲朗童勛華於城西北
樓納賊五鼓賊四面飛梯衆悉上永安侯確與其兄堅力戰不能
却乃還見文德殿言狀須臾景乃先使王偉儀同陳慶入殿陳謝
曰臣既與高氏有隙所以歸投每啓不蒙爲奏所以入朝而姦佞
懼誅深見推拒連兵多日罪合萬誅武帝曰景今何在可召來景
入朝以甲士五百人自衛帶劍升殿拜訖帝神色不變使引向三

梁主景
惟于子
懷至更
請和虛
御史中
丞沈浚
云

公榻坐。謂曰：卿在戎日久，無乃爲勞。景默然。又問：卿何州人？而來至此，又不對。其從者任約代對。又問：初度江，有幾人？景曰：千人。圍臺城，有幾人？曰：十萬。今有幾人？曰：率土之內，莫非已有帝。俛首不言。景出，謂其廂公王僧貴曰：吾常據鞏對敵，矢刃交下，而意了無怖。今見蕭公，使人自慙，豈非天威難犯，吾不可以再見之。出見簡文於永福省，簡文坐與相見，亦無懼色。初，簡文寒夕詩云：雪花無有蒂，冰鏡不安臺。又詠月云：飛輪了無轍，明鏡不安臺。後人以爲詩識，謂無蒂者是無帝，不安臺者，臺城不安。輪無轍者，以邵陵名綸空有赴援名也。旣而景屯兵西州，使僞儀同陳慶以甲防太極殿，悉肉掠乘輿服玩。後宮嬪妾，收王侯朝士，送永福省，撤二宮侍衛，使王偉守武德殿，于子悅屯太極東堂。矯詔大赦，自爲大都督，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其侍中使持節大丞相王如故，先是城

明本亦也

中積屍不暇埋瘞，又有已死未斂，或將死未絕，景悉令聚而焚之，臭氣聞十餘里。尚書外兵郎鮑正疾篤，賊曳出焚之，宛轉火中，久而方絕。景又矯詔征鎮牧守，各復本位。於是諸軍竝散，降蕭正德爲侍中，大司馬百官皆復其職。帝雖外迹不屈，而意猶忿憤。景欲以宋子仙爲司空，帝曰：調和陰陽，豈在此物？景又請以文德王帥鄧仲爲城門校尉，帝曰：不置此官。簡文重入奏，帝怒曰：誰令汝來？景聞亦不敢逼。後每徵求，多不稱旨。至於御膳，亦被裁抑。遂懷憂憤，五月感疾，餒崩于文德殿。景祕不發喪，權殯於昭陽殿。自外文武咸莫之知。二十餘日，然後升梓宮於太極前殿，迎簡文卽位。及葬修陵，使衛士以大釘於要地釘之。欲令後世絕滅。矯詔赦北人爲奴婢者，冀收其力用焉。時東揚州刺史臨城公大連據州，吳興太守張嶷據郡，自南陵以上竝各據守。景制命所行，唯吳郡以西。

南陵以北而已。六月，景乃殺蕭正德於永福省，封元羅爲西秦王。元景襲爲陳留王，諸元子弟封王者十餘人。以柳仲禮爲使持節、大都督、隸大丞相，參戎事。十一月，自濟使至，見城邑丘墟於端門外，號泣行路，見者莫不灑泣。景聞大怒，收小莊嚴寺，禁不聽出入。大寶元年正月，景矯詔自加班，劔四十人，給前後部羽葆鼓吹，置左右長史，從事中郎四人。三月，甲申，景請簡文禊宴於樂游苑，帳飲三日。其逆黨咸以妻子自隨。皇太子以下，竝令馬射，箭中者賞以金錢。翌日向晨，簡文還宮，景拜伏苦請，簡文不從。及發，景卽與溧陽王共據御牀，南面竝坐。群臣文武列坐侍宴。四月辛卯，景又召簡文幸西州，簡文御素輦，侍衛四百餘人。景衆數千，浴鐵翼衛。簡文至西州，景等逆拜，上冠下屋，白紗帽，服白布襪，襦景服紫紬，謂上加金帶，與其僞儀同。陳慶索超世等西向坐，溧陽王與其母

范淑妃東向坐。上聞絲竹，悽然下泣。景起謝曰：「陛下何不樂？」上爲笑曰：「丞相言索超世，聞此以爲何聲？」景曰：「臣且不知，豈獨超世上乃命景起儻？」景卽下席，應弦而歌。上顧命淑妃，淑妃固辭，乃止。景又上禮，遂逼上起儻，酒闌坐散。上抱景於牀，曰：「我念丞相，景曰：陛下如不念臣，臣何至此？」上索筌蹄，曰：「我爲公講。」命景離席，使其唱經。景問超世何經，最小。超世曰：「唯觀世音。」小景卽唱，爾時無盡意菩薩。上大笑。夜乃罷。時江南大飢，江揚彌甚，旱蝗相係，年穀不登，百姓流亡，死者塗地。父子攜手，共入江湖，或弟兄相邀，俱緣山岳。芟實荇花，所在皆罄。艸根木葉爲之凋殘，雖假命須臾，亦終死山澤。其絕粒久者，鳥面鵠形，俯伏牀帷，不出戶牖者，莫不衣羅綺，懷金玉，交相枕籍，待命聽終。於是千里絕烟，人迹罕見，白骨成聚，如丘隴焉。而景虐于用刑，酷忍無道，於石頭立大春碓，有犯法者，擣

明作膽
陸心升

殺之。東陽人李瞻起兵為賊所執，送詣建鄴。景先出之市中，斷其手足，刻析心腹，破出肝腸，瞻正色整容，言笑自若。見其膽者，乃如升焉。又禁人偶語，不許大酺，有犯則刑。及外族，其宮人任兼闕外者，位必行臺，入附凶徒者，竝稱開府。其親寄隆重，則號曰左右廡。公勇力兼人，名為庫真部督。七月，景又矯詔自進位相國，封太山等二十郡為漢王，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劔履上殿，依漢蕭何故事。十月，景又矯詔自加宇宙大將軍都督六合諸軍事，以詔文呈簡文。簡文大驚曰：將軍乃有宇宙之號乎？初，武帝既崩，景立簡文，升重雲殿禮佛為盟，曰：臣乞自今兩無疑忌。臣固不負陛下，陛下亦不得負臣。及南康王會理之事，景稍猜懼，謂簡文欲謀之。王偉因構扇，遂懷逆謀矣。二年正月，景以王克為太宰，宋子仙為太保，元暉為太傅，郭元建為太尉，張化仁為司徒，任約為司空，于慶為太

漢王

師。紇奚斤為太子太傅，時靈護為太子太保，王偉為尚書左僕射，索超世為右僕射。於大舩跨水築城，名曰捍國。四月，景遣宋子仙襲陷郢州，刺史方諸景乘勝西上，號二十萬，聯旗千里。江左以來，水軍之盛未有也。帝聞之，謂御史中丞宗懷曰：賊若分守巴陵，鼓行西上，荆郢殆危。此上策也。身頓長沙，徇地零桂，運糧以至洞庭，非吾有此中策也。擁眾江口，連攻巴陵，銳氣盡於堅城，士卒飢於半菽，此下策也。若安枕而臥，無所多憂，及次巴陵，王僧辯沈船臥鼓，若將已遁，景遂圍城。元帝遣平北將軍胡僧祐與居士陸法和，大破之，禽其將任約。景乃夜遁還都。左右有泣者，景命斬之。王僧辯乃東下，自是眾軍所至皆捷。先是，景每出師，戒諸將曰：若破城邑，淨殺却使天下知我威名。故諸將以殺人為戲笑，百姓雖死不從之。是月，景乃廢簡文，幽於永福省，迎豫章王棟即皇帝位，升太

卷之八十一

極前殿大赦改元爲天正元年。有回風自永福省吹，其文物皆倒折。見者莫不驚駭。初景既平建鄴，便有篡奪志，以四方須定，故未自立。既而巴陵失律，江郢喪師，猛將外殲，雄心內沮，便欲速僭。大號又王偉云：自古移鼎，必須廢立。故景從之。其太尉郭元建聞之，自秦郡馳還諫曰：主上仁明，何得廢之？景曰：王偉勸吾元建固陳不可，景意遂回，欲復帝位。以棟爲太孫，王偉固執不可，乃禪位于棟。景以哀太子妃賜郭元建，元建曰：豈有王太子妃而降爲人妾，竟不與相見？景司空劉神茂儀同尹思合、劉歸義、王暉、桑乾、王元頽等據東陽歸順。十一月，景矯蕭棟詔，自加九錫，漢國置丞相，以下百官。陳備物于庭，忽有鳥似山鵲翔于景冊書上，赤足丹嘴，都下左右所無。賊徒悉駭，競射之，不能中。景又矯棟詔，追崇其祖爲大將軍，父爲大丞相，自加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

金根車，駕六馬，備五時副車，置旄頭雲罕，樂舞八佾，鍾虡宮懸之樂，一如舊儀。尋又矯蕭棟詔，禪位使僞太宰王克奉璽紱於已先夕。景宿大莊嚴寺，卽南郊柴燎于天，升壇受禪。大風拔木，旂蓋盡偃，文物竝失舊儀。既唱警蹕，識者以爲名景而言警蹕，非久祥也。景聞惡之，改爲備蹕。人又曰：備於此便畢矣。有司乃奏改云永蹕，乃以廣柳車載鼓吹，橐駝負犧牲，輦上置坐，脚踏坐焉。景所帶劍水精標，無故墮落，手自拾取，甚惡之。將登壇，有兔自前而走，俄失所在。又白虹貫日，三重日青無色。遂將登太極殿，醜徒數萬同共吹脣唱吼而上，及升御牀，牀脚自陷。大赦改元爲太始元年。方饗群臣中會而起，觸宸墜地，封蕭棟爲淮陰王，幽之。改梁律爲漢律，改左戶尚書爲殿中尚書，五兵尚書爲七兵尚書，直殿王帥爲直寢，景三公之官，動置十數，儀同尤多。或疋馬孤行，自執羈紲，以朱子

仙郭元建張化仁任約為佐命元功竝加三公之位王偉索超世
為謀主于悅彭儁王擊斷陳慶呂季略盧暉略于和史安和為
爪牙斯皆尤毒於百姓者其餘王伯醜任延和等復有數十人梁
人而為景用者則故將軍趙伯超前制局監姬石珍內監嚴亶邵
陵王記室伏知命此四人盡心竭力者若太宰王克太傅元羅侍
中殷不害太常姬弘正等雖官尊止從人望非腹心任也景祖名
乙羽周及篡以周為廟諱故改周弘正石珍姓姬焉王偉請立七
廟景曰何謂七廟偉曰天子登七世祖考故置七廟并請七世諱
敕太常具祭祀之禮景曰前世吾不復憶惟阿爺名標且在朔州
伊那得來噉是眾聞咸笑之景黨有知景祖名乙羽周者自外悉
是王偉制其名位以漢司徒侯霸為始祖晉徵士侯瑾為七世祖
於是推尊其祖周為大丞相父標為元皇帝于時景修飾臺城及

明本同註
是那字也

朱雀宣陽等門童謠曰的脰烏拂朱雀遠與吳又曰脫青袍者芒
屨荆州天子挺應著時都下王侯庶姓五等廟樹咸見殘毀唯文
宣太后廟四周柏樹獨鬱茂及景篡修南郊路偽都官尚書呂季
略說景令伐此樹以立三橋始斫南面十餘株再宿悉枿生便長
數尺時既冬月翠茂若春賊乃大驚惡之使悉斫殺識者以為昔
僵柳起於上林乃表漢宣之興今廟樹重青必彰陝西之瑞又景
牀東邊香爐無故墮地景呼東西南北皆謂為廂景曰此東廂香
爐那忽下地議者以為湘東軍下之徵十二月謝答仁李慶等軍
至建德攻元頽李占柵大破之執頽占送京口截其手足徇之經
日乃死景二年謝答仁攻東陽劉神茂降以送建康景為大剉確
先進其脚寸寸斬之至頭方止使眾觀之以示威王僧辯軍至蕪
湖城主宵遁侯子鑿率步騎萬餘人度州并引水軍俱進僧辯逆

疑是識

擊大破之。景聞之，大懼，涕下覆面，引衾臥。良久方起，歎曰：咄咄，此讎殺乃公。初，景之為丞相，居于西州，將率謀臣，朝必集，行列門外，謂之牙門。以次引進，賚以酒食，言笑談論，善惡必同。及暮，恒坐內，不出。舊將稀見面，咸有怨心。至是，登烽火樓，望西師，看一人以爲十人，大懼。僧辯及諸將，遂於石頭城西步上，連營立柵。至于落星墩，景大恐，遣掘王僧辯父墓，剖棺焚其屍。王僧辯等進營於石頭城北，景列陣挑戰。僧辯大破之。景既退，不敢入宮，斂其散兵屯于闕下。遂將逃。王偉拔劍攬轡，諫曰：自古豈有叛天子，今宮中衛士尚足一戰，寧可便走？景曰：我在北，打賀拔勝，敗葛榮，揚名河朔，與高王一種人，來南直度大江，取臺城，如反掌。打邵陵王於北山，破柳仲禮於南嶼，皆乃所親見。今日之事，恐是天亡，乃好守城。當復一決，仰觀石闕，逡巡歎息久之。乃以皮囊盛二子，挂馬鞍與

其儀同田遷、范希榮等百餘騎，東奔。王偉遂委臺城，竄逸。侯子鑒等奔廣陵。王克開臺城門，引裴之橫入宮，縱兵蹂掠。是夜，遺燧燒太極殿及東西堂，延閣祕署皆盡。羽儀輦輅，莫有孑遺。王僧辯命武州刺史杜勣救火，僅而得滅。故武德五明、重雲殿及門下中書尚書省得免。僧辯迎簡文梓宮，升於朝堂，三軍縞素，踊於哀次。命侯瑱、裴之橫追賊於東，焚偽神主於宣陽門，作神主於太廟，收圖書八萬卷，歸江陵。杜勣守臺城，都下戶口自遺一二。大航南嶼，極目無烟。老小相扶，競出，纔度淮。王琳、杜龕軍人掠之，甚于寇賊。號叫徹于石頭，僧辯謂爲有變，登城問故，亦不禁也。僉以王師之酷，甚於侯景，君子以是知僧辯之不終。初，景之圍臺城，援軍三十萬，兵士望青袍，則氣消膽奪。及赤亭之役，胡僧祐以羸卒一千破任約，精甲二萬轉戰而東，前無橫陣。旣而侯瑱追及景衆，未陣皆舉。

此子大明
本無之下
也文重覆

幡乞降殺之。送于王僧辯。景不能制。乃與腹心人數十。單舸走。推
墮二子於水。至滬瀆。入海。至胡豆洲。前太子舍人羊鯤殺之。送于
王僧辯。景長不滿七尺。長上短下。眉目疎秀。廣額高顴。色赤少鬢。低
眦。屢顧聲散。識者曰。此謂豺狼之聲。故能食人。亦當為人所食。既
南奔。魏相高澄。悉命先剝景妻子面皮。以大鐵鑊盛油煎殺之。女
以入宮為婢。男二歲者。竝下蠶室。後齊文宣夢獼猴坐御牀。乃竝
焚景子於鑊。其子之在北者。殲焉。景性猜忍。好殺戮。恒以手刃為
戲。方食。斬人於前。言笑自若。口不輟食。或先斷手足。割舌。割鼻。經
日。乃殺之。自篡立後。時著白紗帽。而尚披青袍。頭插象牙梳。牀上
常設胡牀。及筌蹄。著靴。坐。或跂戶限。或走馬遨遊。彈射鷗鳥。
自為天子。王偉不許輕出。於是鬱快更成。矢志曰。吾無事為帝。與
受擯不殊。及聞義師轉近。猜忌彌深。牀前蘭綺。自遶。然後見客。每

明本同
至字疑
死字也

登武帝所常幸殿。若有芒刺在身。恒聞叱咄者。又處宴居殿。一夜
驚起。若有物扣其心。自是凡武帝所常居處。竝不敢處。多在昭陽
殿廊下。所居殿屋。常有鴛鴦鳥鳴呼。景惡之。每使人窮山野。捕鳥
景所乘白馬。每戰將勝。輒躑躅嘶鳴。意氣駿逸。其有奔竄。必低頭
不前。及石頭之役。精神沮喪。臥不肯動。景使左右拜請。或加筆策。
終不肯進。始景左足上。有肉瘤。狀似龜。戰應尅捷。瘡則隱起。分明
如不勝。瘡則低。至日。瘡隱陷肉中。天監中。沙門釋寶誌曰。掘尾狗
子。自發狂。當死未死。嚙人傷。須臾之間。自滅亡。起自汝陰。死三湘。
又曰。山家小兒。果攘臂太極殿前。作虎視。狗子。景小字山家小兒。
猴狀。景遂覆陷都邑。毒害皇家。起自懸瓠。即昔之汝南。巴陵有地。
名三湘。景奔敗處。其言皆驗。景常謂人曰。侯字人邊。作王下。作人
此明是人王也。臺城既陷。武帝嘗語人曰。侯景必得為帝。但不久

耳破侯景字成小人百日天子爲帝當得百日案景以辛未年十一月十九日篡位壬申年三月十九日敗得一百二十日而景以三月一日便往姑熟計在宮殿足滿十旬其言竟驗又大同中太醫令朱耽嘗直禁省無何夢犬羊各一在御坐覺而告人曰犬羊非佳物也今據御座將有變乎既而天子蒙塵景登正殿焉及景將敗有僧通道人者意性若狂飲酒噉肉不異凡等世間游行已數十載姓名鄉里人莫能知初言隱伏久乃方驗人竝呼爲閻梨景甚信敬之景嘗於後堂與其徒共射時僧遁在坐奪景弓射景陽山大呼云得奴已景後又宴集其黨又召僧通僧通取肉搥鹽以進景問曰好不景答所恨大鹹僧通曰不鹹則爛及景死僧辯截其二手送齊文宣傳首江陵果以鹽五斗置腹中送于建康暴之于市百姓爭取屠膾羹食皆盡并溧陽王亦預食例景焚骨揚

明本作井

灰曾罹其禍者乃以灰和酒飲之首至江陵元帝命梟於市三日然後煮而漆之以付武庫先是江陵謠言苦竹町市南有好井荆州軍殺侯景及景首至元帝付諮議參軍李季長宅宅東卽苦竹町也既加鼎鑊卽用市南水焉景儀同謝答仁行臺趙伯超降于侯瑱生禽賊行臺田遷儀同房世貴蔡壽樂領軍王伯醜凶黨悉平斬房世貴於建康市餘黨送江陵初郭元建以有禮於皇太子妃將降侯子鑒曰此小惠也不足自全乃奔齊王偉其先略陽人父略仕魏爲許昌令因居潁川偉學通周易雅高辭采仕魏爲行臺郎景叛後高澄以書招之偉爲景報澄言其文甚美澄覽書曰誰所作也左右稱偉之文澄曰才如此何出不早使知邪偉既協景謀謨其文檄竝偉所製及行篡逆皆偉創謀也景敗與侯子鑒俱走相失潛匿艸中直瀆戍王黃公喜禽送之

見王僧辯長揖不拜執者促之偉曰各為人臣何事相敬僧辯謂曰卿為賊相不能死節而求活州間顛而不扶安用彼相偉曰廢興時也工拙在人向使侯氏早從偉言明公豈有今日之勢僧辯大笑意甚異之命出以徇偉曰昨及朝行八十里願借一驢代步僧辯曰汝頭方行萬里何八十里哉偉笑曰今日之事乃吾心也前尚書左丞虞曠嘗見辱于偉遇之而唾其面曰死虜庸復能為惡乎偉曰若不讀書不足與語曠慙而退及呂季略周石珍嚴實俱送江陵偉尚望見全於獄為詩贈元帝下要人曰趙壹能為賦鄒陽解獻書何惜西江水不救轍中魚又上五百字詩於帝帝愛其才將捨之朝士多忌乃請曰前日偉作檄文有異辭句元帝求而視之檄云項羽重瞳尚有烏江之敗湘東一目寧為四海所歸帝大怒使以釘釘其舌於柱刺其腸顏色自若仇家齧其肉俛而

伯超傳
明不別

明本作職

明本作執
不是

視之至骨方刑之石珍及直竝夷三族趙伯超趙革子也初至建鄴王僧辯謂曰卿荷國重恩遂復同逆對曰當今禍福恩在明公僧辯又顧謝答仁曰聞卿是侯景梟將恨不與卿交兵答仁曰公英武蓋世答仁安能仰敵僧辯大笑答仁以不失禮於簡文見宥伯超及伏知命俱餓死江陵獄中彭儁亦生獲破腹抽出其肝藏儁猶不死然後斬之熊曇朗豫章南昌人也世為郡著姓曇朗跡弛不羈有鬻方容貌甚偉侯景之亂稍聚少年據豐城縣為柵禁黠劫盜多附之梁元帝以為巴山太守魏剋荊州曇朗兵力稍強劫掠隣縣縛賣居人山谷之中最為巨患及侯瑱鎮豫章曇朗外不服從陰欲圖瑱侯方兒之反瑱也曇朗為之謀主瑱敗曇朗獲瑱馬仗子女甚多及蕭勃踰嶺歐陽頎為前軍曇朗給頎共往巴山襲黃法範又報法

麤期共破頽。且曰：事捷與我馬仗。乃出軍與頽，倚角而進。又給頽曰：余季頃欲相掩襲，須分留奇兵。頽送甲二百領助之。及至城下，將戰，曇朗偽北法，乘頽失援，狼狽退。曇朗取其馬仗而歸。時巴山陳定亦擁兵立柴，曇朗偽以女妻定子。又謂定曰：周迪余季頃竝不願此昏，必須以強兵來迎，定信之。及至，曇朗執之，收其馬仗，竝論價責贖。陳初以南川豪帥，歷宜新豫章二郡太守，抗拒王琳有功，封永化縣侯。位平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及周文育攻余季，勵於豫章，曇朗出軍會之。文育失利，曇朗乃害文育，以應王琳。琳東下，文帝徵南川兵。江州刺史周迪、高州刺史黃法氈欲泐流，應赴曇朗，乃據城列艦，遏迪等。及王琳敗走，迪攻陷其城。曇朗走入邨中，邨人斬之，傳首建鄴。懸於朱雀航，宗族無少長皆棄市。周迪，臨川南城人也。少居山谷，有膂力，能挽強弩，以弋獵爲事。侯

景之亂，迪宗人周續起兵於臨川。梁始興王蕭毅以郡讓續，迪占募鄉人從之。每戰，勇冠諸軍。續所部淩帥皆郡中豪族，稍驕橫。續頗禁之，淩帥等乃殺續，推迪爲主。梁元帝授迪高州刺史，封臨汝縣侯。紹泰二年，爲衡州刺史，領臨川內史。周文育之討蕭勃也，迪按甲係境，以觀成敗。陳武帝受禪，王琳東下，迪欲自據南川，乃總召所部八郡守宰，結盟，聲言入赴朝廷，恐其爲變。因厚撫之，琳至益城，新吳洞主余季頃舉兵應琳，琳以爲南川諸郡可傳檄而定。乃遣其將李季欽、樊猛等南徵糧餉。季欽等與余季頃逼迪，迪大敗之。禽季欽、猛，季頃送建鄴，以功加平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文帝嗣位，熊曇朗反，迪與周敷、黃法氈等圍曇朗，屠之。王琳敗後，文帝徵迪出鎮益口，又徵其子入朝。迪趨起，顧望竝不至。豫章太守周敷本屬迪，至是與法氈率其部詣闕。文帝錄其破熊曇朗功，竝

以下之文
第七十
中錯入

加官賞迪聞之不平乃陰與留異相結及王師討異迪疑懼乃使其弟方興襲周敷敷與戰破之又別使兵襲華皎於益城華覺盡為皎禽天嘉三年文帝乃使江州刺史吳明徹都督衆軍與高州刺史黃法蕤豫章太守周敷討迪不能尅文帝乃遣宣帝總督討之迪衆潰脫身踰嶺之晉安依陳寶應寶應以兵資迪留異又遣第二子忠臣隨之明年秋復越東興嶺文帝遣都督章昭達征迪迪又散于山谷初侯景之亂百姓皆棄本為盜唯迪所部獨不侵擾耕作肆業各有贏儲政令嚴明徵斂必至性質朴不事威儀冬則短身布袍夏則紫紗袜腹居常徒跣雖外列兵衛內有女伎挾繩破篋傍若無人然輕財好施凡所周贖毫釐必均納於語言而衿懷信實臨川人皆德之至是竝藏匿雖加誅戮無肯言者昭達仍度嶺與陳寶應相抗迪復收合出東興文帝遣都督程靈洗破

